臺大歷史學報第 46 期
2010 年 12 月，頁 115-175

BIBLID1012-8514(2010)46p.115-175
2010.9.13 收稿，2010.12.17 通過刊登

布克哈特與中古城市史研究
——從《科隆大主教孔拉德》談起

花　亦　芬*

提　要

歐洲中古城市研究作為歷史學獨立的研究主題，起源於啟蒙時代。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認為，「城市」是抵抗中古封建勢力之主力，因此也是中古人民重新獲得「自由」的場域。在這個學術思想傳統裡，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於 1843 年出版了個人第一本歷史學專書《科隆大主教孔拉德》（*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1238-1261*）。整體而言，孔拉德一書過去主要在兩個脈絡下被闡釋：第一，布氏早年史學研究思想與其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關係；第二，學生時代受浪漫主義影響的布氏。然而，上述兩種討論方向都忽略了布氏想透過「中古城市史」研究，來思考瑞士史如何書寫，以及德意志長期以來缺乏國家最高統治實體的歷史問題。本文指出，布氏對中古城市史的高度興趣，一方面源於他認為，在政教之爭夾擊下，城市是新興的第三種政權力量，而其本質卻與傳統封建勢力、教會勢力截然不同，因此可以提供中古文化多元發展的另一種可能，避免「基督教的西歐」走上定於一尊的道路。另一方面，布氏也認為，十三世紀中葉德意志興起的「城市同盟」，可以提供十九世紀的瑞士與德意志許多歷史借鏡。

在對中古科隆（Köln）城市史的闡述上，布氏透過對大主教與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之間的權力爭鬥，剖析中古「城市自由」的真實情況，並以此跳脫伏爾泰以降，對中古城市史研究比較關注市民如何爭取政治與經濟「自由」的詮釋觀點。布氏轉而探討的問題是：城市追求各階層、各社群和平共處的「人文思考」基礎如何建立？透過《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的寫作，布氏開始嘗試將文化史研究與人文思考關懷結合在一起。在這個層次上，他也超越了自己對「文化史」原本的認知。布氏亦藉由對城市文化史不斷地進行思考與論述，終而對歐洲文化史書寫產生深具里程碑意義的啟發。

關鍵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歐洲中古城市史　孔拉德・侯荷許塔登（Konrad von Hochstaden）　科隆（Köln）　萊茵城市同盟（Rheinischer Städtebund）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fhua@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內容概述
三、「王朝過渡期」在布氏史學裡的意義
四、西歐中古城市史在布氏史學裡的意義
五、布氏對中古科隆城市史的闡述
六、結語

一、前言

歐洲中古城市作為獨立的歷史學研究主題，起源於啟蒙時代。[1]其中最具研究啟發意義的論述，應屬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在《論各民族之風俗與精神》（*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1756）一書對西歐中古城市的闡釋。伏爾泰在該書強調，「城市」是抵抗中古以貴族與教會為首的封建勢力之主力，因此也是中古人民重新獲得「自由」（liberté）的場域。而這段歷史肇始於皇帝賦予城市自主的特權。[2]隨著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十九世紀對建構優質「市民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熱烈討論，歐洲近代學術遂興起對中古城市史研究的風潮。希望藉由歷史著作的書寫，闡發個人對社會文化發展的想法，並喚醒當代群眾的歷史意識。因為相

1 有關歐洲中古城市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參見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d. VII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3), Artikel "Stadt," Spalten 2169-2174; Gerhard Dilcher, "Historiographische Traditionen, Sachprobleme und Fragstellungen der Erforsc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in Pierre Monnet, Otto Gerhard Oexle eds., *Stadt und Recht im Mittelalt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pp. 73-95.

2 Voltaire, *Œuvre completes de Voltaire*, tome 11, *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Stoutgart: L'Expédition de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 1830), Chap. LXXXIII. — Affranchissements, privilèges des villes, états généraux, pp. 440-445. 有關伏爾泰對西歐中世紀的看法，參見 Peter Raedt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in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5:1 (2002), pp. 1-20, at pp. 7-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歐洲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歷史主流是往專制君權建構的方向發展，十八世紀下半葉及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反而在中古城市史研究裡，看到市民（公民）意識如何在政教之爭與封建勢力夾擊的艱困環境裡興起，並由此開展出城市自主、市民政治的重要歷史傳統。

在上述的學術思潮裡，十九世紀瑞士史家 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1773-1842）寫下《中古義大利共和政體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 1809-1818），探討義大利中古城市自治體（commune）興起對近代歐洲產生的重大影響。德意志法律史學者 Otto von Gierke（1841-1921）寫下《德意志同盟會社法》（*Das detu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1868），討論中古由主教轄管城市的市民如何透過自由結盟方式組成市民團體。這些市民團體各自依從該團體共同選出的決策領導階層，一起爭取全體會員的福祉。1913-1914 年間，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也在 Gierke 理論的基礎上，寫下〈城市〉（"Die Stadt"）一文，探討西歐中古城市的特質，並建立他對「西歐城市」（die okzidentale Stadt）理想類型的論述。這篇文章在韋伯身後先以論文形式發表，[3]後來又被收進《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這本未完成的遺著，文章標題也改為：〈不具正朔資格的統治權：城市類型學〉（"Die nichtlegitime Herrschaft. Typologie der Städte"）。[4]根據以上的闡述可以看出，自從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學者藉由西歐中古城市史研究建立了一個學術論述主流。在其中，他們想要探討：近現代歐洲如何形成？近現代歐洲社會文化的特質如何定義？再則，他們也想藉此探討，近現代西歐各國如何形塑自己社會文化的特色？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便是在這個學術思想傳統下，以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各種不同的城市政體為思考基礎，寫下

3 Max Weber, "Die Stadt,"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7 (1921), pp. 621-772.

4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Studienausgabe, ed. Johannes Winkelmann, 5th edition (Tübingen: Mohr, 1980), pp. 727-8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典史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1st edition 1860; 2nd edition 1869）。[5]

然而，如果我們檢視布氏畢生的著述，便會發現，他第一本探討城市文化的著作並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而是他在柏林求學時代就出版的《孔拉德·荷許塔登，科隆大主教，1238-1261》（*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1238-1261*）。[6]這本書表面上是以人物傳記形式寫成，但誠如布氏在寫給好友 Willibald Beyschlag 的信上所言：「這個作品我只想拿來當作日後為摯愛的父城（Vaterstadt）寫史的練習」。[7]很顯然，當布氏在寫作此書、探問科隆中古城市史時，背後其實隱含了他個人特定的論述關懷。然而，求學時代的布氏究竟想透過此書表達的論述關懷是什麼？這與他後來的學術論著方向有何關連？在西方學界對布克哈特的研究裡，這些問題迄今尚未被深入討論，也是本文希望加以深入研究的原因。

---

5 Jacob Burckhardt,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1st edition, 1860; 2nd edition, 1869). 中譯本：雅各·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譯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第 24 冊，本文簡稱《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6 Jacob Burckhardt, *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1238-1261* (Bonn: Verlag T. Habicht, 1843). 根據目前德文的正寫法，孔拉德·侯荷許塔登（Conrad von Hochstaden）應寫為 Konrad von Hochstaden；而科隆（Kölln）亦應寫為 Köln。本文接下來的行文依據正寫法來寫。為精省中文及行文方便，簡稱本書為《科隆大主教孔拉德》。《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最早是在 1843 年出版，1930 年出版《布克哈特全集》（*Jacob Burckhardt— Gesamtausgabe*, 簡稱 GA）時，該書被收入第一冊：GA 1 (*Jacob Burckhardt Frühe Schriften*), eds. Hans Trog & Emil Dürr (Berlin und Leipzig: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pp. 199-282. 但是 GA 的版本將原著許多註腳都刪除。目前完整的重印本收錄於：*Jacob Burckhardt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in 29 Bände*（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0-，簡稱 JBW）第 8 冊（*Kleine Schriften, Bd. II. Historische Schriften*, 2004）, pp. 119-236. 為註腳行文方便，本文簡稱此版本為：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7 *Jacob Burckhardt Briefe, 10 vols., with Gesamtregister*, ed. Max Burckhardt (Basel / Stuttgart: Schwabe Verlag, 1949-1986, 以下簡稱 *Briefe*), vol. I, Nr. 65 (12 September 1842), p. 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體而言，《科隆大主教孔拉德》過去主要在兩個脈絡下被闡釋：第一，布氏早年史學研究與其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關係；[8]第二，學生時代充滿浪漫主義思想的布氏。[9]然而，這兩種討論方向都忽略了布氏想透過「中古城市史」研究，來思考德意志歷史問題與瑞士史如何書寫的強烈企圖。有別於過去的詮釋，筆者要指出，綜觀布氏畢生的學術生涯，城市文化研究其實是貫穿他學術思考與論述的基本主軸。舉例來說，1840 年代，他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以科隆（Köln）為例，探討中古德意志城市如何在政教之爭的夾縫裡，開展出燦爛的文化；1860 年代，他又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裡，透過佛羅倫斯（Florence）文藝復興，討論近代初期城市文化如何創造輝煌高峰；在布氏的遺著《緬懷魯本斯》（*Erinnerungen aus Rubens*, 1896）一書裡，他再次透過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與家鄉安特衛普（Antwerp）良好的互動，討論在反宗教改革的威權環境裡，城市文化如何存續的問題。[10]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布氏在《希臘文化史》（*Griechische Culturgeschichte*, 1897）[11]裡，以獨具個人史識的觀點，詮釋古希臘「城邦」（polis）的社會文化面。過去他的詮釋雖然沒有被歐洲上古史主流研究圈認同，近年來卻開始受到高度重視。[12]凡此種種都

8 Carl Neumann, "Der junge Jacob Burckhard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34 (1926), pp. 494-533, at pp. 503-505; Rudolf Stadelmann, "Jacob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42 (1930), pp. 457-515, at pp. 474-484; Felix Gilbert, "Jacob Burckhardt's Student Years: The Road to Cul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2 (1986), pp. 249-274, at pp. 253-259.

9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Basel: Benno Schwabe & Co. Verlag, 1950), pp. 157-165.

10 花亦芬，〈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臺大歷史學報》45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55-219。

11 JBW 19, JBW 20, JBW 21 (*Griechische Culturgeschichte*, Bde 1-3).

12 Karl Christ, "Jacob Burckhardts Weg zur 'Griechischen Kulturgeschichte',"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49:1 (2000), pp. 101-125, at pp. 108-109; Stefan Bauer, *Polisbild und Demokratieverständnis in Jacob Burckhardts 《Griechischer Kulturgeschichte》* (Basel: Schwabe & Co. Verlag, 2001); Glen W. Bowersock, "Burckhardt on Late Antiqu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楚顯示出，城市文化史是透析布氏史學非常重要的關鍵。而從這個新的研究角度切入，重新來理解《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的學術史與文化書寫史意義，正是本文希望深入探討的主題。

二、《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內容概述

1839 年秋，布克哈特離開故鄉瑞士巴塞爾（Basel），前往柏林大學求學。布氏在 1843 年初結束學業、束裝返鄉前，曾於 1841 年夏季學期短暫在波昂（Bonn）大學就讀。《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就是布氏當時面對萊茵河（der Rhein）流域的歷史而寫成。[13]根據布氏於 1842 年 3 月 4 日寫給 Heinrich Schreiber 的信函所言，這篇文章原是他在 1841/42 冬季學期上蘭克討論課所交的報告，[14]主題是關於「那個邪惡的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德意志王朝過渡期（Interregnum）的弄權者」。[15] 1842 年底，布氏委託波昂好友 Gottfried Kinkel 全權協助出版事宜。[16] 1843 年 4 月，《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正式問世——這是布氏出版的第一本歷史學專書，[17]也是他在 1843 年 5 月為了獲得巴塞爾大學博士學位，於博士論文《鐵鎚查理》外所提交的另一項附帶研究成果。[18]

From the *Constantin* to the *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in Andreas Cesana, Lionel Gossman eds., *Begegnung mit Jacob Burckhardt*. Vorträge in Basel und Princeton zum hundertersten Todestag (Basel: Schwabe AG, 2004), pp. 215-228.

13 *Briefe* I, Nr. 58, p. 194.

14 *Briefe* I, Nr. 58, p. 194: "über den bösen Erzbischof Konrad von Köln, den Lenker des deutschen Interregnums."

15 *Briefe* I, Nr. 58, p. 194. "Interregnum" 的中譯，依照周惠民教授的意見，譯為「王朝過渡期」，參見周惠民，《德國史：中歐強權的起伏》（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 27。

16 *Briefe* I, Nr. 70 (letter to Gottfried Kinkel, 25 November 1842), pp. 220-221.

17 *Briefe* I, Nr. 78 (letter to Albrecht Wolters, 21 April 1843), pp. 244-245. 有關布氏在該書出版過程中留下的心聲，亦參見 *Briefe* I, Nr. 58 (p. 194), Nr. 59 (p. 195), Nr. 61 (pp. 199-200), Nr. 65 (p. 212).

18 布氏的博士論文出自 1840 年上蘭克討論課的報告，原先是以德文寫成，標題就是《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源於瑞士的萊茵河，經由布氏的故鄉巴塞爾流向德意志。[19]它所流經的兩個城市——波昂與科隆，是布氏在德意志留學生涯裡，度過最幸福快樂時光之處。[20]而十三世紀中葉興起於萊茵河地區的「萊茵城市同盟」（Rheinischer Städtebund），也鮮明地對照著 1806 年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解散神聖羅馬帝國後，德意志人所籌組的「萊茵聯盟」（Rheinbund），以及他們在維也納會議（Wiener Kongress, 1814-1815）後，於 1815 年 6 月另外組成的「德意志領邦同盟」（Deutscher Bund, 1815-1866）。古今的歷史對話，讓布氏對於缺乏國家最高統治力量的德意志歷史特質，產生莫大的研究興趣。而在另一方面，萊茵河這條德意志境內最長的河流，也在地理連結上，成為求學時期的布氏深入思考自己故鄉與德意志關係的臍帶。所以，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的〈前言〉（"Vowort"），布氏寫道：

> 這部歷史著作，大概不久後就要正式出版。希望它不只是為了滿足學術專業的要求，也能為社會大眾打開一個認識自己過往歷史的入口。因為寫作這段歷史的目的，不是想彰顯其歷史特殊性，而是為了促進過往與現今的對話。[21]

鎚查理》（*Carl Martell*），收錄於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 pp. 1-96, 以下簡稱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Karl Martell)。有關本文完成的經過，參見 *Briefe* I, Nr. 58 (letter to Heinrich Schreiber, 4 March 1842), p. 194. 根據當時巴塞爾大學規定，博士論文必須用拉丁文寫，所以布氏於 1842 年底將德文版改寫成拉丁文（*Quaestiones aliquot, Caroli Martelli historiam illustrantes*），收錄於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 pp. 97-118. 有關拉丁文版改寫的經過，參見 *Briefe* I, Nr. 72 (letter to Gottfried Kinkel, 26 Dec. 1842), p. 229. 為了取得博士學位，布氏除了博士論文外，還繳交了兩本正式出版的專書：一本是《比利時各城所見的藝術收藏》（*Kunstwerke der belgischen Städte*, Düsseldorf: Buddeus, 1842），亦收錄於 GA 1 (*Jacob Burckhardt Frühe Schriften*), pp. 113-198; 另一本就是《科隆大主教孔拉德》。

19 有關萊茵河流域城市文化在德意志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參見 Lionel Gossman, *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 A Study in Unseasonable Idea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2-8.

20 *Briefe* I, Nr. 58 (letter to Heinrich Schreiber, 4 March 1842), pp. 193-194.

2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了吸引更多人對這本書產生興趣，布氏特意以戲劇性筆法夾敘夾議書寫。如他自己所述，在落筆時，他眼前浮現的讀者是社會大眾（das Publikum），而非報告繳交的對象——蘭克。[22]很顯然，藉由歷史研究，布氏找到他與這個世界對談的途徑；同時他也希望，歷史研究能夠幫助他更清楚掌握如何思考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問題。由於《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的內容牽涉到許多細緻複雜的德意志中古史問題，為了稍後能進行深度的討論，本節擬先就該書內容作評論式的概述。

布氏在第一章〈導論：大主教與帝國（das Reich）〉開宗明義點出，自孔拉德的前任開始，科隆大主教（Erzbischof; “archbishop”）雖然服事神職，其實並不敬虔，一心想的都是世俗征伐擴權之事。針對這個現象，布氏從奧圖一世（Otto I., 即奧圖大帝 Otto der Groβe, king 936-973, emperor 962-973）談起。布氏指出，當奧圖一世意識到，想要有效控制地方，大主教是非常關鍵的人物，於是開始將自己的近親與近臣安插到各地擔任大主教。例如，奧圖一世的弟弟布魯諾（Bruno I., 925-965）自 953 年起便接掌科隆大主教一職，自此展開奧圖王室對科隆——德意志中古最大城——的直接控制。[23]

雖然大主教與德意志統治王室關係密切，但仍避免不了雙方對權力的爭執。最明顯的衝突，發生在科隆大主教阿諾二世（Anno II., archbischof 1056-1075）與德王亨利四世（Heinrich IV., 1050-1106, king 1056-1105, emperor 1084-1105）之間。由於亨利四世年幼即位，母后攝

22 *Briefe* I, Nr. 59 (letter to Gottfried Kinkel, 21 March 1842), p. 195.

23 布氏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接續布魯諾大主教處提到，布魯諾過世後一年，奧圖一世便任命自己的宮廷禮拜堂司鐸（Kaplan, 英文：chaplain）Gero（c. 900-976）接掌科隆大主教。參見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25. 根據史實，布魯諾過世後，是由 Folcmar 接任科隆大主教（965/966-969）。Gero 是從 969 年起擔任該職。根據 Thietmar von Mersburg（975-1018）於 1012-1018 年所寫《年鑑》（*Chronik*, II 24）的記載，奧圖一世原本反對 Gero 接任科隆大主教，後來受到上帝啟示才接受。參見 Thietmar von Mersburg, *Chronik*, neu übertragen und erläutert von Werner Trillmich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2), pp. 60-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成效不彰，引發諸侯不滿。大主教阿諾二世於是在 1062 年 4 月將亨利四世挾持到科隆囚禁。從此時起至 1065 年 3 月，阿諾二世便以「帝國攝政」（Reichsverweser）的身分，掌控德意志實際統治權。亨利四世因為幼年突然被擄，接著又被囚禁多年，性格相當乖戾難料。1075 年，為了米蘭主教任命問題，亨利四世與教宗格理哥七世(Gregory VII, pope 1073-1085）爆發嚴重的「主教敘任權之爭」（Investiturstreit, “Investiture Controversy”）。在這個爭端裡，先是教宗威脅要撤銷亨利四世的王位與教籍，但沒想到亨利四世搶先在 1076 年 1 月宣布罷免格理哥七世的教宗頭銜。德意志境內對亨利四世不滿的諸侯見政教衝突激烈，想藉機另選新的德王。亨利四世眼見情勢不利於己，不惜放下所有身段，在 1077 年 1 月底，冒著大風雪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往義大利北部的卡諾撒（Canossa）跪求教宗接受他的悔罪，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卡諾撒悔罪之行」（Buβgang zu Canossa）。事後，亨利四世表面上雖與教宗和解，但是政教之爭的裂痕卻成為德意志中古史難以癒合的傷口。布氏指出，過去德意志神職人員與王室站在同一陣線的關係，自此很難再回復。[24]因為從此時開始，教宗積極想樹立教廷不可侵犯的威權，神職人員也必須清楚表明絕對效忠教宗的立場。

孔拉德一書第一章是以史陶芬王室（House of Hohenstaufen）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Frederick II”, 1194-1250, king of Sicily 1198-1250, German king 1212-1250, emperor 1220-1250, king of Jerusalem 1229-1250）在位時期，德意志文化的輝煌表現作結束。腓特烈二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紅鬍子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 Barbarossa, emperor 1155-1190）之孫，出生於義大利。在他不到三歲時，父親亨利六世（Heinrich VI., 1165-1197）突然過世，母親孔斯坦絲（Constance, d. 1198）因為是諾曼（Norman）王室在西西里王國（Kingdom of Sicily）的王位繼承人，[25]便

2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26.

25 孔斯坦絲是西西里國王（King of Sicily）Roger II 之女。Roger II 共育有二男一女，兩個兒子分別是 Roger（†1148）與 William I（†1166）。至 1194 年，孔斯坦絲家族中的男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年幼的腓特烈二世帶回西西里，讓他在 Palermo 長大。

從海洋史的角度來看，西西里位居地中海交通要衝，自上古時代起，就是古希臘羅馬、猶太、北非與阿拉伯各種文化衝激交融之處。[26]具有神聖羅馬帝國皇位接班人身分的腓特烈二世，自小便須學習如何兼顧德意志王室與西西里王國繼承人的雙重身分。就統治思維而言，前者比較傾向內陸型帝國，後者則必須時時面對地中海世界的千變萬化。[27]1212 年 12 月，腓特烈二世為了取回德意志王權，第一次踏上德意志土地，自此一直停留到 1220 年再度重返義大利，以便教宗可以將他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然而，針對加冕之事，教宗卻提出一個條件，要求西西里王國的統治者不可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同為一人。為此，腓特烈二世只好安排自己的兒子亨利七世（Heinrich VII., 1211-1242）擔任德意志王。由於亨利七世年幼，腓特烈二世於是請科隆大主教恩格貝一世（Engelbert I. von Berg, archbishop 1216-1225）擔任監護人與攝政。1229 年，腓特烈二世透過十字軍東征，在耶路撒冷的耶穌聖墓教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自行加冕為耶路撒冷國王——藉由此舉，一個橫跨東西的世界帝國似乎就在腓特烈二世手裡被打造起來了。[28]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自 1228 年起，留在德意志的亨利七世越來越不聽從父命，他甚至在 1234 年底與強烈反抗腓特烈二世的「隆巴底同盟」（Lombard League）[29]結盟。對腓特烈二世而言，兒子此舉無異於對

繼承人均過世，她成為西西里王國唯一的繼承人，所以在 1198 年 5 月，她讓腓特烈二世加冕為西西里國王，並讓教宗英諾森三世成為腓特烈二世的監護人與西西里王國的攝政者。

26 David Abulafia, “The Italian other: Greeks, Muslims, and Jews,” in David Abulafia ed.,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5-236.

27 Hiroshi Takayama, “Law and monarchy in the south,” in David Abulafia ed.,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pp. 58-81, at pp. 70-76.

28 1225 年，腓特烈二世迎娶耶路撒冷王位繼承人 Isabella (Yolande) of Brienne 為其第二任妻子，而成為名義上的耶路撒冷國王。

29 有關「隆巴底同盟」，參見 Edward Coleman, “Cities and communes,” in David Abulafia ed.,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pp. 27-57, at pp. 45-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正式的背叛。1235 年，腓特烈二世重新踏上德意志土地，將亨利七世送進監牢。接著，在 1237 年初，腓特烈二世安排年僅九歲的兒子孔拉德四世（Konrad IV., 1228-1254）擔任「神聖羅馬帝國國王」（König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30]以便自己能重返義大利。綜而論之，一生忙於打造橫跨東西世界帝國的腓特烈二世，在他五十六年的生命歲月裡，真正撥給德意志的時光只有十年。然而，布氏卻認為，這種政治最高統治權幾近聊備一格的歷史環境，反而讓德意志中古文化綻放出燦爛的花朵。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踏進德意志的歷史舞臺。

第二章的標題是〈孔拉德的第一場戰役及被捕入獄〉。布氏先從孔拉德於 1238 年 4 月被選為科隆大主教時，還不到四十歲談起。布氏認為，孔拉德之所以能在青壯之年便得此高位，主要在於他很早就懂得與科隆人建立良好的互動。當上大主教後，孔拉德更加懂得對科隆施惠。例如，他將屬於大主教稅收的啤酒稅（Bierpfenning）捐出一半給科隆；[31]在司法保護上，他也堅持科隆市民如遇司法案件，必須留在科隆，由「俗人市政陪審官」（Schöffe）[32]與大主教（或其代理人）審訊，而不能在外

30 1237 年，孔拉德四世在維也納獲選的王位頭銜不是傳統的「德意志王」（der römische-deutsche König），而是「神聖羅馬帝國王」。腓特烈二世故意藉此表明，日後孔拉德四世就是承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位的接班人。由於孔拉德四世並沒有被正式加冕為王，所以後來所使用的頭銜是「獲選為羅馬王王位擁有者」（in romanorum regem electus）。

3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31.

32 中古德文 “Schöffe” 原意是指中古社會裡具有類似古羅馬「元老」（senator）身分之人，意指位居社會上層市民階級（非封建貴族與神職人員）、而且參與市政與司法運作的官員。在中文翻譯上，應可意譯為「豪紳階層的地方父老」。中古最早的文獻記載（ca. 1138/39）也曾形容 “Schöffe” 這個社群為「如兄弟般聚集在一起的元老」（“senatoribus et fratribus”），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十三世紀的科隆：社會變遷與市政自治執行體的發展》）(Köln: Böhlau Verlag, 2nd edition, 1998), pp. 2-3; Dieter Strauch, *Der Groß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Köln: Böhlau Verlag, 2008), pp. 105-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受審。[33]為了回報大主教的善意，科隆市民也相當支持他。1238 年，當科隆東部的山區伯爵（Graf von Berg）出其不意攻打新上任的孔拉德大主教時，科隆市民奮勇協助抵抗。而當孔拉德認為，為防禦山區伯爵再犯，應在科隆東邊加蓋城堡來防禦，科隆市民也出錢出力支持。1239 年，當科隆西邊的 Brabant 公爵與 Limburg 公爵再度趁孔拉德甫上任，想要對他發動攻擊時，科隆市民再次全力協助抵禦。為了答謝科隆市民鼎力支持，大主教孔拉德將自己應收的啤酒稅全部捐給科隆。[34]

大主教與科隆市民擁有這麼良好的互信與互動，原是值得珍惜的事。然而，布氏指出，當時政教對立的態勢逐漸加劇，腓特烈二世在 1239 年第二度被教宗開除教籍後，讓神職人員更必須站在教宗這邊，來與皇帝對抗。在這種情況下，科隆大主教孔拉德越來越不能再扮演科隆城和平守護者的角色；相反地，因為他個人的立場與野心，開始為科隆帶來許多紛擾。1241 年起，他與 Mainz 大主教聯手，在德意志境內散發教宗開除腓特烈二世教籍的宣傳單。在此同時，他也與德王孔拉德四世開始交惡。上述這些舉措讓孔拉德大主教在在不久後必須面對親皇派的反擊。1242 年初，孔拉德大主教與位於科隆西邊的 Jülich 伯爵威廉四世（Wilhelm IV.）作戰，結果戰敗，被俘九個月。直到該年 11 月交付贖金並允諾許多和解條款，方得獲釋。[35]布氏提到，孔拉德大主教對於自己被捕入獄之事耿耿於懷，也因此開始對科隆市民有一些抱怨。[36]面對這

3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31.

3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33.

35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35-136. 有關孔拉德大主教與 Jülich 伯爵在領土主權上的爭執，參見 Robert Pröβler, *Das Erzstift Köln in der Zeit des Erzbischofs Konrad von Hochstaden: organisatorische und wirtschhaftliche Grundlagen in den Jahren 1238-1261* (Köln: Janus Verlagsgesellscahft, 1997), pp. 42-43.

36 孔拉德大主教究竟對科隆市民埋怨了些什麼，布氏沒有明說，只是寫道：對這種追求事功的人而言，會發出類似的怨言，並不足為奇。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37. 現代學術對於孔拉德大主教與科隆市民之間產生齟齬過程的研究，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14-115. Robert Pröβler 指出，孔拉德大主教面對這次科隆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一再為了小事無端掀起的政教之爭，布氏認為，值得注意的是孔拉德大主教的心理動機。換句話說，他為何要採取如此高調的姿態來與皇帝對抗：

> 隨著腓特烈二世被開除教籍，各種戰事以令人憂心的速度加增起來。尤其在萊茵河中下游地區，那裡是最早開始不承認皇帝，而且希望過一陣子能有夠份量的人站到檯面上擔任「敵正朔王」（Gegenkönig, “antiking”），來與腓特烈二世抗衡。對一位崇尚事功、而且充滿鬥志的高階教士而言，這正是科隆大主教孔拉德最渴望踏進的歷史舞台；而這也正切中他急著想一展壯志的企圖心。〔他為何非跟腓特烈二世過不去〕是真的完全聽命於教宗開除皇帝教籍的命令？還是出於個人單純的野心（Ehrgeiz）？還是因為上次戰敗被俘，所以懷恨在心，非報一箭之仇不可，這有誰能斷言呢？[37]

在布氏心目中，政教之爭製造了「教宗」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兩個敵對的陣營。依附在這兩個陣營之下的人，雖然各自打著立場鮮明的旗號；然而，在這兩面大旗所遮覆的陰影裡，跟隨者究竟在打什麼算盤？他們如何藉此攫取個人私心想要的利益？對布氏而言，即便沒有文獻史料可以直接佐證，這些都是歷史研究應該深入探討的。因為透過對這個騷動年代檯面下人性百態的深入檢視，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政教之爭」對中世紀人究竟真正意謂著什麼？

第三章〈最早出現的兩位敵正朔王〉討論的是面對萊茵河中下游反

不為他挺身而出，開始對科隆掌權的富豪階級萌生不信任感，這也可能種下他日後極力想剷除科隆的富豪市民階層之遠因。Robert Pröβler, *Das Erzstift Köln in der Zeit des Erzbischofs Konrad von Hochstaden*, p. 77.

3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37. 筆者將德文的 “Gegenkönig”（英譯：antiking）譯為「敵正朔王」，而不依照傳統譯法譯為「偽王」，一則是希望表明價值比較中立的語意，二則希望忠實地將德文 “gegen”「反抗的、作對的」的原意表明出來，一如 “Antichrist” 應譯為「敵基督者」（專門跟基督作對者），而非「偽基督」。根據上引布氏的原文，亦可看出他強調，當時萊茵河中下游（Niederrhein）的人，相當期待能出現一位可與持正朔的德意志統治者抗衡的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腓特烈二世的聲浪，科隆大主教孔拉德開始尋找機會，來操控兩位「敵正朔王」——亨利・拉斯培（Heinrich Raspe, antiking 1246-1247）與「荷蘭的威廉」（Wilhelm von Holland, antiking 1248-1254, king 1254-1256），希望藉此壯大自己的聲勢。

1246 年 3 月，孔拉德繼承姪子在侯荷許塔登（Hochstaden）伯爵領地的產業，[38]世俗統治實力更為加強。當此之時，教宗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 pope 1243-1254）也正派遣義大利斐拉拉（Ferrara）主教在神聖羅馬帝國各地公告腓特烈二世被開除教籍的敕令。教宗之所以採取這樣的大動作，其實是想在德意志另立新王。世俗封建諸侯看穿這個動機，對斐拉拉主教的宣傳冷漠以對。1246 年 4 月 21 日，教宗寫信給德意志所有統治貴族，要求他們選舉新王，並指名應選舉圖林根大公亨利・拉斯培（Landgraf Heinrich Raspe von Thüringen）。[39]亨利・拉斯培原是腓特烈二世於 1242 年聘請來輔佐未即齡的幼主孔拉德四世。未料，當教宗於 1245 年再度開除腓特烈二世教籍時，亨利・拉斯培便倒戈投向教宗陣營。1246 年 5 月，教宗方面所謂的新王選舉，因為比較有分量的世俗封建諸侯全都袖手旁觀，亨利・拉斯培便在教廷單方面支持下被選為德王，開始他與孔拉德四世唱對臺戲的「敵正朔王」歲月。1247 年 2 月，亨利・拉斯培亡故，腓特烈二世聲勢再起。教宗只好趕緊派人到德意志，宣布撤銷腓特烈二世在德意志所有的統治領土與產業。布氏強調，這些衝突對立讓帝國榮光永遠蒙塵。而檯面下，科隆大主教孔拉德為教宗出力不少。[40]

作為德意志境內與教宗裡應外合的人，當教宗有意再推出一位「敵

38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38-139. 科隆大主教孔拉德氏出科隆南部的阿爾伯爵領區（Grafen von Ahr），位居萊茵河中游靠近比利時的地區。孔拉德的曾祖母是阿爾河（River Ahr）流域侯荷許塔登（Hochstaden）的女伯爵，因此，孔拉德家族繼承了侯荷許塔登領區，這個領區亦稱為 Grafen von Ahr- Hochstaden。1246 年，孔拉德繼承了他的姪子 Dietrich III 在侯荷許塔登伯爵領地的產業。

39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39.

4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朔王」時，大主教孔拉德自然具有關鍵影響力。在他一手主導下，「荷蘭的威廉」於 1247 年 10 月被選為新王，並於翌年 11 月 1 日即位，繼續與孔拉德四世對抗。在孔拉德四世於 1254 年過世前，威廉的身分是「敵正朔王」；但自孔拉德四世過世後，史陶芬家族已經沒有子嗣可以繼任德意志王位，「荷蘭的威廉」於是擔任了兩年具有正朔資格的德意志王。

就現代史學研究而言，「王朝過渡期」應從 1254 年史陶芬王室繼承子嗣殆盡算起，以迄 1273 年哈布士堡（Habsburg）家族魯道夫一世（Rudolf I., king 1273-1291）取得德意志王權為止。換句話說，所謂「王朝過渡期」就是德意志王權從史陶芬王朝過渡到哈布士堡王朝之間的時期。這段期間由於政教激烈鬥爭，德意志王權大多處於雙王對立的局面。然而，布氏可能受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所寫的詩作〈哈布士堡伯爵〉（“Der Graf von Habsburg”, 1803）影響，仍將「王朝過渡期」視為神聖羅馬帝國「無帝」的動亂時代（die kaiserlose, die schreckliche Zeit）。換句話說，布氏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所認知的「王朝過渡期」，涵蓋的時間範圍比較長，應自 1245 年教宗英諾森四世宣布撤銷腓特烈二世的皇帝頭銜、以及 1250 年腓特烈二世過世算起，以迄 1312 年盧森堡王室的亨利七世（Heinrich VII., emperor 1312-1313）被正式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再度讓帝國皇位有了正式的接班傳承。[41]

第四章〈大主教孔拉德權勢的高峰．萊茵河流域．科隆大教堂．大亞伯（Albertus Magnus, 1193/1200-1280）〉，主要是從宗教史與文化史面向切入，描述當時科隆的文化榮景。在年輕的布氏心中，科隆是中古德意志文化真正的重鎮：

> 藝術文化第一次奮力躍升為徹底散發出德意志特質的創造物。在這個時代，科隆正是日耳曼北部最高尚精緻藝術的發展重鎮。[42]

貫穿整個第四章的時間點是 1248 年。在宗教藝術史上，這一年是科

41 Klaus Herbers & Helmut Neuhaus, *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Schauplätze einer tausenjährigen Geschichte* (Köln: Bölau Verlag, 1st edition, 2005; 2nd edition, 2006), p. 127.

4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隆大教堂奠基的年代。布氏認為，大主教孔拉德是科隆大教堂的起造者與主要贊助者。[43]在政治史上，布氏提到，1248 年 11 月 1 日，當「荷蘭的威廉」即位時，德意志境內正謠傳腓特烈二世過世的消息。當時保皇派因誤信訛傳，有些人政治立場開始鬆動，這個情勢讓大主教孔拉德更加確信，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機終於來到。[44]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襯托下，布氏開始描述十三世紀科隆的生活氛圍。布氏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根據熙篤會（Cistercian Order）修士 Cäsarius von Heisterbach（c.1180-c.1240）所寫的《充滿神蹟奧秘的史事對談》（*Dialogus magnus visionum atque miraculorum*, 1219-1223）。[45]布氏認為，從這本中世紀的暢銷書對當時科隆宗教生活的描述來看，一般民眾雖然信仰相當虔誠，但卻混雜了許多迷信。修道院裡的修士並不是過著敬虔簡樸的修道生活，而在俗世活動的神職人員更是高度的世俗化。由於科隆經濟繁榮，「三王遺骸」（the relics of the Three Magi）帶來許多朝聖的人潮與宗教奉獻，以致於神職人員手中握有許多財富。[46]

布氏認為，1248 年科隆大教堂開始興建時，正是中古科隆在經濟與知識文化發展上，臻於鼎盛的時期。[47]這一年正逢大亞伯從巴黎回到科

4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46, 161-162. Hermann Cardanus 指出，孔拉德大主教只是 1248 年同意新的科隆大教堂動工，並為其舉行奠基典禮的主事者，興建科隆大教堂主要的籌備工作，其實是由前兩任大主教 Engelbert I. von Berg（archbishop 1216-1225）規劃，而興建的經費主要來自 Engelbert I. von Berg 支付的 500 馬克（Mark）與大教堂管理與執事單位（Domkapitel und Priorenkolleg）的籌款。參見 Hermann Cardanus, *K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öf von Köln 1238-61* (Köln: Bachem, 1880), pp. 147-148.

4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56-157.

45 Cäsarius von Heisterbach, *Caesarii Heisterbacensis monachi Ordinis Cisterciensis Dialogus miraculorum*, ed. Joseph Strange (Köln, Bonn: Sumptibus J.M. Heberle, H. Lempertz & Comp, 1851).

4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146-150. 有關「三王遺骸」，參見花亦芬，〈圖像史料與圖像語言——從「東方三王朝拜聖嬰」談基督教圖像語意在中古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轉化〉，《故宮文物月刊》290 期（2007 年 5 月，臺北），頁 42-57。

4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51-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隆講學。大亞伯是德意志中古時代知識最淵博的學者，也是中古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的大師。著名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本來在巴黎從大亞伯求學，為了繼續跟隨，也隨之來到科隆。布氏認為，多才多藝且與當時巴黎知識文化圈關係密切的大亞伯，正是科隆大教堂的建築師。[48]雖然布氏在藝術史方面的老師 Franz Kugler（1808-1858）稍後對此說法不表贊同，認為另有其人；[49]但是，布氏想要藉此強調大亞伯與科隆城市文化發展關係密切的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相較於神職人員——如大主教孔拉德之流——只在乎鑽營世俗，布氏筆下的大亞伯是一位虔敬獻身信仰與追求知識的修士。他的宗教修為不僅讓他充滿神恩，連「荷蘭的威廉」都對他禮遇有加。[50]而大亞伯德高望重、處事公正不偏，更成為當時政治亂局裡，最適合調停科隆市民與大主教之間紛爭的和平使者。[51]對此，布氏寫道：

> 他在科隆道明會修院所住的那個小房間裡，匯集了各種榮耀與尊崇。[52]

在布氏心中，能讓一個城市具有精神文化理想的高度，不在於掌權者處處能貫徹其統治意志，而在於一個城市在道德、知識、文化創造上，能有真正具有大師風範的人為這個城市樹立標竿，而大亞伯正是這樣一位具有卓越識見的文化巨擘。[53]

第五章〈與科隆城最早的爭鬥：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die kölnische

48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61-162.

49 Franz Kugler, "Ueber den Kölner Dom," *Kunstblatt* 1842, Nr. 89 (8 Nov. 1842), pp. 353-354, at p. 354. 有關科隆大教堂與德意志十九世紀國族意識建構的關係，參見 Thomas Nipperdey, "Der Kölner Dom als Nationaldenkmal,"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3 (1981), pp. 595-613.

5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0.

5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4.

5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4.

53 針對布氏的史學思想，對大亞伯在歐洲史上具有的歷史意義所進行的現代學術研究，參見 Hugo Stehkämper,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Größe Alberts des Großen. Ein Versuch," *Historisches Jahrbuch der Görres-Gesellschaft* 102 (1982), pp. 7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erfassung）與富豪兄弟會〉，主要是探討大主教孔拉德的聲勢如何由盛轉衰；接下來闡述科隆以及萊茵河流域的城市如何尋求自主與自保。在現代德文裡，“Verfassung” 意為「憲法」；然而在德意志中古與近代初期歷史研究上，“Verfassung” 意指城市或鄉村在行政自主管理上的實際掌政單位（“Selbstverwaltungsgremium”），故本文譯為「市政自治執行體」。[54]

布氏先從 1249 年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如何處心積慮選上 Mainz 大主教說起。孔拉德日益坐大的態勢，讓教宗開始感到威脅，因此藉由宣告擱置 Mainz 大主教選舉事務，進行反制。然而，為了不過度刺激孔拉德，以免他倒向保皇派，教宗英諾森四世改賜給他 Wolsa 修道院（Abtei Wolsa）豐厚的教產。[55]孔拉德眼見無法順利掌控萊茵河中游重要的主教區，遂透過母親家族的關係，取得尼德蘭 Utrecht 主教區的控制權，以便掌控萊茵河下游。[56]教宗見孔拉德積極想將自己打造成德意志幕後掌權者，只好轉而金援「荷蘭的威廉」，以免威廉因財務拮据，一直受孔拉德擺佈。[57]

接下來，歷史舞臺的大背景轉換到「萊茵城市同盟」。「萊茵城市同盟」正式成立的時間為 1254-1257 年，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政教鬥爭激烈，城市只好透過團結互助以求自保與發展。針對「萊茵城市同盟」，布氏作了如下的闡述：

> 就在此時，萊茵河流域的城市正處於最蓬勃發展的興盛期，看到皇權崩落，各城於是想藉由聯盟的方式來相互扶持與支援。這正體現真正的日耳曼結盟精神（jerner echtgermanische Corporationsgeist）。

54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d. VIII, Spalten 1513-1515.

55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66-167.

5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7. 布氏認為，大主教孔拉德先被教宗封為教宗特使（Legate），然後才去參選 Mainz 大主教。根據現代的研究，教宗英諾森四世遲遲不讓孔拉德正式佈達 Mainz 大主教一職，為了安撫孔拉德，才以教宗特使一職作為交換條件。參見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d. V, Spalt 1352.

5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當王權在某個層次上因為自身因素走向積弱不振，這種結盟精神也在日後提供「國族整合」理念（die Idee der Gesammtnationalität）重要的支撐。[58]

布氏提到，在 Mainz 的 Wolpode Arnold（†1268）[59]倡導下，沿著萊茵河流域，自科隆以迄布氏的家鄉巴塞爾，許多城市共同針對免除不平等關稅、防止盜匪與外力侵略、以及合組聯盟法庭等議題達成協議。[60]布氏認為，主教與封建諸侯利用王權衰落的「王朝過渡期」想要趁勢再起，城市如果不透過結盟來自保，終要淪為傳統勢力的俎上肉，對此他寫道：

> 事實上，各城市已無其他更好的選擇。因為當此之際，隨著王權衰落，封建諸侯——不論是世俗的、或是教會神職的——都想將城市置於他們的操控之下。對整個德意志而言，面對「王朝過渡期」，他們必須意識到，彼此互助的時機真的已經來到。各城市也比封建諸侯更懂得以較為崇高的精神來掌握這個歷史契機。[61]

在布氏的認知裡，科隆加入此同盟，意謂著科隆以「城市」獨立之姿參與德意志跨區域整合的建構。所以接下來，他敘述的重點轉到大主教統治權、科隆傳統市民政治結構與「市政自治執行體」（Stadtverfassung）之間的互動關係。

中世紀的科隆法理上是「主教轄管的城市」（bischöfliche Stadt），大主教是最高統轄者。[62]自十世紀奧圖王朝起，皇帝為了便於控制，將自己的近親與近臣派到各重要城市擔任大主教，並賞賜許多特權。科隆

58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9.

59 布氏原文的拼寫法是 Walpott，今根據德文正寫法書寫。

60 布氏根據 *Chronicon-Augustense* 的記載（收入：Marquard Freher, Burkhard Gotthelf Struve et al. eds., *Rerum Germanicarum scriptores aliquot insignes, hactenus incogniti*, Frankfurt/M, 1717, pp. 491-550），將「萊茵城市同盟」的起源溯自 1247 年。然而，布氏也有提到，該同盟主要的史料記載是起自 1254 年。參見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9, footnote 1.

6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9.

6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主教因此享有最高司法裁判權與所有稅收。雖然大主教是最高司法審判者，但因其為神職，不能輕易判人生死，所以大主教之下設有「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Schöffenkollegium, Schöffenkolleg），[63]襄贊司法審判事宜，並負責地方行政事務。有資格擔任「俗人市政陪審官」（Schöffe）者，顧名思義，是來自俗界，而非神職人員。「俗人市政陪審官」不是受過法學訓練的專業法律人，但因出身上流階層，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所以是以陪審、參議的身分參與法律判決與地方行政事務。換言之，「俗人市政陪審官」是科隆的豪紳市民階層參與市政的主要途徑。布氏提到，科隆的「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所負責的陪審庭，其上設有兩位主席：一是「市政總督」（Stadtvogt），[64]一是「城堡伯爵」（Burggraf）。

在科隆市民階層中，有一個由資產豐厚的名門望族所組成的「富豪兄弟會」（Richerzeccheit；現代德文：die Richerzeche），他們是科隆真正在地的傳統力量，也是科隆市民社會唯一能與大主教孔拉德抗衡的勢力。就社會運作來看，「富豪兄弟會」並非法理上正式被認可的社群組織，但卻擁有堅實的社會影響力。[65]布氏指出，中古的科隆是經商致富的大城，由最有錢的名門望族所組成的「富豪兄弟會」，可說是科隆第一個「自治盟社」（Gilde）。「富豪兄弟會」的成員不僅擁有地產，更善於經商。所以會與他們產生利益衝突的，主要不是擁地自重的封建貴

63 布氏在本段稱呼「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大多是用 “Schöffengericht” 這個字，根據字面上的意思應翻譯為「俗人市政陪審官法庭」（參見 JBW 8, p. 171）。但因布氏在行文裡又清楚指明，「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的職權涵蓋行政、警察、司法等範圍，其實與他在接下來行文所指稱的 “Schöffen-Collegium”（參見 JBW 8, p. 179）同義，亦即現代史學研究慣用的專有名詞 “Schöffenkollegium”（或現代德文 Schöffenkolleg）。為避免讀者在閱讀時產生混淆，筆者將布氏在本書所稱的 “Schöffengericht” 與 “Schöffen-Collegium” 一律翻譯為「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

64 或如布氏原文拼寫為 “Stadtvoigt”。參見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1. 有關 Stadtvogt 與 Burggraf，參見 Dieter Strauch, *Der Groß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pp. 34-37.

65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73-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而是收取稅收的大主教。[66]布氏認為，雖然「富豪兄弟會」直到 1169 年才見於史冊，[67]他們的歷史應該溯源得更早。為何早期的發展沒有被記錄下來呢？因為「自治盟社」本質上是市民為維護自己所屬的市民權益所組成之團體，早期多為檯面下的活動。封建諸侯與主教等高階神職人員並不樂見這種組織出現，所以許多初期的發展並沒有見諸史冊。[68]然而，神職人員終究敵不過在地的名門望族自己凝聚起來的力量。這些富商巨賈不僅操縱科隆的經貿活動，也逐漸掌控了科隆的市政管理資源。布氏指出：「他們就是科隆城的代名詞」（da sie selbst die Stadt waren），[69]不僅高階行政官員由他們任命，「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的成員也完全被他們其中少數家族所壟斷。[70]除了稅收與最高司法裁判權外，大主教原本不插手科隆市政，所以「富豪兄弟會」在科隆可說是形成以財閥為中心的「小集團權力壟斷」（Cliquen-Herrschaft）。[71]

1250 年，當大主教孔拉德開始想仿效一般世俗統治諸侯全面掌控科隆時，他最迫切要剷除的對敵就是「富豪兄弟會」。[72]然而，雙方尚未正式開戰之前，孔拉德就被大亞伯等人勸說，應顧念科隆市民過去對大主教的支持，不要輕啟戰端。雙方於是在 1251 年復活節前言和，並在大亞伯與樞機主教特使 Hugo von S. Sabina 擔任「仲裁人」（Schiedrichter）調停下，於 1252 年 4 月接受仲裁結果。在歷史文獻上，1252 年這篇仲

6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6.

67 根據 Manfred Grote 的研究，「富豪兄弟會」大約形成於 1114-1119 年間。參見 Manfred Grote, "Die Kölner Richerzeche im 12. Jahrhundert, mit einer Bürgermeisterliste," *Rheinischer Vierteljahrsblätter* 48 (1984), pp. 34-85; Dieter Strauch, *Der Groß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pp. 106-109.

68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7.

69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7.

7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78-179. 有關現代學術研究對十三世紀科隆「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發展狀況的研究成果，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23-133.

7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80.

7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裁文是大亞伯為調停科隆大主教與市民紛爭所宣判的第一篇仲裁文，又被稱為〈小仲裁文〉（“Kleiner Schied”），[73]以與 1258 年大亞伯為調停科隆政教紛爭所做的第二篇仲裁文——〈大仲裁文〉（“Groβer Schied”）做出區隔。

在此同時，孔拉德四世與「荷蘭的威廉」這兩位敵對的德王互相開戰，孔拉德四世戰敗後返回義大利，自此不再現身於德意志境內。教宗見情勢有利於己，更加強與「荷蘭的威廉」合作，想藉機整頓像孔拉德大主教這類不受指揮的神職人員。[74]

第六章〈大主教孔拉德與王為敵．戰勝君侯聯軍．Frechen 之役〉，[75]首先處理的主題是，1252 年初，「荷蘭的威廉」藉由與 Braunschweig 公爵（Herzog Otto von Braunschweig）之女結婚，爭取北德君侯對他的接納，準備將自己的王位扶正。[76]在另一方面，由於「荷蘭的威廉」羽翼漸豐，不再任由大主教孔拉德指使，兩人的關係不再如過往熱絡。1253 年冬，大主教孔拉德與 Jülich 伯爵威廉再度交鋒，因為 Jülich 伯爵籠絡科隆市民聯手對抗大主教孔拉德。為了懲罰科隆市民的不忠，大主教孔拉德違例鑄造新幣（傳統上大主教鑄造新幣的特權只能運用在就任大主教職位時與到羅馬朝聖時），故意讓科隆的貨幣匯兌產生波動，結果使得科隆市民對他的反感更為加深。[77] 1254 年冬，Jülich 伯爵又與「荷蘭的威廉」結盟，一起對抗孔拉德。孔拉德在此役中雖然戰勝，但卻與「荷蘭的威廉」決裂。[78]

從宏觀的泛歐視野來看，前德意志王孔拉德四世在 1254 年 5 月過

7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84. 科隆市民於 1252 年 12 月，請教宗認可這篇〈仲裁文〉，並因此獲得教宗賞賜的一些特權。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121.

7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85-186.

75 Frechen 一字的拼寫法，布氏在原文是寫成 Vrechen，今依現代正寫法書寫。

7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87.

7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82-183.

78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92-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過去在法統上，德意志與義大利部分統治權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因素被牽扯在一起的局面，自此正式告終。[79]對大主教孔拉德而言，當下還有力量阻撓他往獨攬德意志霸權方向邁進的，只剩教宗英諾森四世一人。值此之時，英諾森四世剛好在 1254 年年底過世。新的歷史情勢讓孔拉德重新燃起旺盛企圖心。對此，布氏寫道：

> 教宗的死訊大概讓孔拉德下定決心豁出去。他心裡可能會盤算，如果現在能換上新的德意志王與新的教宗，他過去的政治野心便有更大揮灑的空間。[80]

新的教宗亞歷山大四世（Alexander IV, pope 1254-1261）於 1254 年底即位，孔拉德努力在新教宗面前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等待東山再起。1256 年 1 月，「荷蘭的威廉」過世。接下來的一年，德意志真的是處在「無王」的狀態。然而，就在此時，大主教孔拉德與科隆的關係越來越惡化。1256 年，科隆市民由 Dietrich von Falkenburg 伯爵率領，與孔拉德在科隆附近的 Frechen 開戰，孔拉德戰敗。[81]戰敗後的孔拉德開始採用新的策略來挑撥科隆市民階層彼此間的嫌隙，他的計謀大致是如此：科隆市政領導權貴擁有看守該城森林木材的管轄權，孔拉德於 1257 年卻唆使一般平民百姓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逕自往科隆右岸的 Deutz 森林砍伐木材。此舉造成科隆市政領導權貴與一般民眾之間的對抗，這個過節也成為日後大主教孔拉德繼續分化科隆市民的切入點。[82]

---

79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94.

8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95.

8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96-199. 這場戰役確切的發生年代，布氏認為有爭議。他個人傾向於認定發生在 1256 年春。參見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96, footnote 4. 有關這場戰役的現代學術研究，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81-182.

8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02-203. 有關這個紛爭的現代學術研究，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82-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七章為〈選舉理查為王‧降服 Jülich 伯爵威廉‧與科隆城大和解〉。面對新的政治局面，大主教孔拉德認為，新的德意志王最好由財力雄厚的人來擔任。一方面，他不需要接受教宗金援，可免受教宗操控；二方面，孔拉德也想在此次選舉裡，從參選人身上撈一筆錢。根據上述考量，孔拉德認為，當時歐洲最有錢的人之一——英國國王之弟康沃爾伯爵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 1209-1272）——就是最佳人選。為了促成此事，孔拉德主動找上理查，並對他拍胸脯保證，一定讓他順利當選。就這樣，康沃爾伯爵理查於 1257 年 1 月被選上德王。該年 5 月在 Aachen 登基時，大主教孔拉德還親自為他戴上王冠。[83]

當此洋洋得意之際，孔拉德再也按捺不住，急切地想要再逞雄風。1257 年初，他先是打敗宿敵 Jülich 伯爵威廉，摧毀其勢力；[84]接著，他將目光轉向科隆，想為去年 Frechen 之役報仇。1257 年 4 月，孔拉德回到科隆，開始與市政掌權階層談判。孔拉德倚仗他在德王面前正是當紅權貴，在該年 5 月促使康沃爾伯爵理查重新頒發「城市特許狀」給科隆，承認科隆過去享有的所有特權，[85]藉此來向科隆人展現其呼風喚雨之能耐；更在與科隆市政領導權貴談判時，擺出非常強勢的姿態。由於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只好再度訴諸大亞伯等人進行仲裁。

布氏認為，1258 年 6 月由大亞伯為首所做出的仲裁——即文獻所稱的〈大仲裁文〉——奠定了日後科隆城市政自治執行體的基礎（Grundlage der spätern köllnischen Verfassung）。[86]仲裁文指出，法理上，大主教是科隆最高統轄者，所有的司法與行政權，最終必須以他為依歸。即便是

8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04-209. 有關此次選舉 Richard of Cornwall 為德王的研究，參見 Manfred Groten, "Konrad von Hochstaden und die Wahl Richards von Cornwall," in Hanna Vollrath und Stefan Weinfurter eds., *Köln—Stadt und Bistum in Kirche und Reich des Mittelalters*. Festschrift für Odilo Engels zum 65. Geburtstag (Köln: Böhlau Verlag, 1993), pp. 483-510.

8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210.

85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14-215.

8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2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統舊勢力如「富豪兄弟會」，也必須聽命於大主教。[87]

第八章〈科隆屈服於大主教．推翻市政自治執行體〉，主要闡述大主教孔拉德雖然在 1258 年的仲裁裡扳回一城，但報復心強、宰制慾重的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真正的目標是，徹底剷除與他作對的科隆傳統舊勢力。雖然〈大仲裁文〉肯定大主教的最高統治權，但是孔拉德卻看到，「富豪兄弟會」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應付大主教的策略，就是花錢消災、敷衍了事。眼見上流權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孔拉德轉而籠絡與「富豪兄弟會」有嫌隙的平民百姓。他以釋放更多的特權給他們作為交換條件，要求他們全力支持他剷除這個長期壟斷科隆市政的統治小集團。[88]

1259 年 4 月，孔拉德邀集社會上各種有影響力的人到他的宮宅聚會，聲明要取消科隆傳統的司法與行政運作機制，往一人專政的方向邁進。大亞伯無法認同孔拉德恣意橫行，儘管當天他人在科隆，卻沒有出席。[89] 1260 年起，孔拉德藉由「富豪兄弟會」與一般平民百姓所組成的行會（Zunft）爆發衝突，開始將許多名門望族驅逐出科隆城，並且沒收他們的財產。直至 1261 年孔拉德過世前，這些世家大族的富人都無法回到科隆。[90]

三、「王朝過渡期」在布氏史學裡的意義

綜觀《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闡述的內容，可以說，布氏基本上想探討的問題是：德意志城市在沒有實質國家、實質王權管控的情況下，如何透過追求城市自治與合組城市同盟，來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並創造燦爛的文化？如果將這些問題與布氏對瑞士的思考連結在一起，則

8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17-220.

88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22-225.

89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226.

9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27-2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問題與瑞士「聯邦」（Eidgenossenschaft）形成的歷史、維也納會議後瑞士成為永久中立國所面對的內部整合問題、以及布氏對德意志與瑞士關係的思考都有關連。無怪乎布氏在本書即將完成時，暢快地說出他當下的心情：

> 此刻我即將完成孔拉德大主教這本書。我清楚意識到，有關德意志的歷史研究，是如此清晰美妙地與我對當代的思考融匯在一起。[91]

很顯然，如果我們要掌握布氏寫作孔拉德一書真正內在的思維，理解他「對當代的思考」是重要的關鍵。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應先釐清，對布氏而言，何以十三世紀中葉德意志史具有特殊的意義？布氏在孔拉德一書第一章提到，腓特烈二世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世界帝國，一生四處奔波。但是，從德意志人的眼光來看，德意志只是腓特烈二世繼承自父祖的政治產業，「理所當然」必須繼續為他所掌控。但是，腓特烈二世既非在德意志出生，亦非在此終老，更沒有將德意志視為他想盡力治理好的領土。所以，在腓特烈二世時期，德意志最高統治權幾乎處於「虛懸」狀態，導致雙王對立的局面一再發生。然而，這種最高權位近乎聊備一格、在位者難以強勢有所作為的歷史環境，卻是布氏認為最適合文化自由發展的時期。如他在第一章最後一段寫道：

> 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以史詩的黃金時代始，而以興建科隆大教堂終。在他的時代，《尼伯龍之歌》（*Nibelungenlied*）開始以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形式被書寫下來，這是中世紀宮廷抒情詩的瑰寶。在他統治之下，雕塑發展至充滿理想美的完美之境，外在的形式訴說著內在的真實，從那時起以迄十九世紀初，再也找不到其他德意志雕塑可與之相比擬。繪畫也在那時突然開始追尋起新的發展路徑。而在腓特烈二世過世前不久，德意志建築也終於在科隆大教堂建築上，展現出極致的美感與完滿。〔……〕凡此種種都展現出當時精

91 *Briefe* I, Nr. 56 (letter to Gottfried Kinkel, 30 December 1841), p. 1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神文化煥發出的崇高與輝煌。這些我們都必須珍視為那個時代高度精神文明的表現。——而科隆正是那個輝煌時代盛開著最美麗花朵的花園。[92]

布氏認為，這種沒有最高統治者操控的環境，正是中古德意志城市文化能夠蓬勃發展的歷史背景。布氏從浪漫主義「有機」(organisch, "organic") 生長的概念出發，[93]強調中世紀的德意志之所以擁有旺盛的生命力來創造燦爛的文化，正是因為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

> 中世紀的德意志，以無比豐富的政治與市民生活型態，不斷喚起我們從歷史記憶裡去追想，一大片生長著新壯、充滿生命力小樹的森林。在這片森林裡，有無數獨立生長的幼苗冒出新芽；土壤下，它們的根充滿奧秘地互相纏繞；在空中，它們的綠葉與枝枒也交織在一起。[94]

布氏以「森林」來表達他對中古德意志充滿生機與生長奧秘的歷史想像。[95]在這個基礎上，他也進一步藉由無數「新壯、充滿生命力小樹」的意象，強調他作為瑞士人對「小城」/「小國」所懷有的政治理想。[96]從另一方面來看，「森林」的意象與瑞士在中世紀形成「聯邦」的歷史雛形，也有呼應之處：1291 年 8 月 1 日，居民多為自由農的瑞士中部三個森林小郡（Waldstätte, "forest cantons"）——Uri、Schwyz 與 Unterwalden，為了防止外來強權干預他們的自主性，於是趁哈布士堡王室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一世（Rudolf I., emperor 1273-1291）在 7 月 15 日剛過世、繼任者尚未選出之前，趕快簽訂新的同盟協定

9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29.

93 Elías Palti, "The 'Metaphor of Life': Herd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Uneven Development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Natural Sciences," *History and Theory* 38:3 (1999), pp. 322-347.

9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4.

95 有關「森林」意象與德意志國族文化的想像，參見 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p. 75-134.

96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p. 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ndesbrief），承諾共同維護公共安全與司法秩序，並一起抵禦外力侵擾。由於森林三小郡地處高山峻嶺之中，過去為了開發此區，統治君侯往往以「自由農」身分為獎賞，鼓勵有興趣者前往開墾。這些自由農因為住在離統治君侯距離遙遠的山裡，很早就習於組織自主性強的「山區同盟會社」（Talgenossenschaften）來處理公共事務，維護社會秩序。在史陶芬王室當政時，為了維持德意志與義大利之間道路的暢通，尤其是交通要衝聖格塔隘口（Saint Gotthard Pass）通行的便捷，也經常頒給這些「山區同盟會社」特許狀，支持他們自主管理。因此，1291 年 8 月森林三小郡趁神聖羅馬帝國「無帝」時所組成的「同盟」（Bund），就過去的習慣而言，也算是對傳統約定再做一次正式的重申。[97]

在布氏的理解裡，瑞士與德意志彼此相屬的關係，基礎也在於各自能以「小城」/「小國」的型態自主存在，但在文化上互相扶持與連結。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1815 年 11 月 20 日，歐洲列強在維也納會議共同簽署保障瑞士作為永久中立國的決議文（“La garantie de la neutralité de le Suisse”），其實形塑了布氏以自己家鄉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政治認知：「瑞士的中立與不可侵犯、以及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影響的獨立性，符合所有歐洲國家真正的利益。」[98]但在另一方面，成為中立國後的瑞士，雖然名為「聯邦」，但其實只是一個共同防禦體。境內各地仍是關稅壁壘分明，繼續使用各自原先的貨幣與度量衡，以致於運輸商要將貨物從瑞士西邊的 St. Gallen 運往東邊的日內瓦，往往寧可繞道德意志與法國。[99]

針對鬆散的瑞士各邦郡如何發展出平等互助的同盟關係，布氏在十三世紀中葉德意志歷史裡，看到了具啟發意義的歷史借鏡。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明白，何以他在 1842 年 9 月寫給摯友 Willibald Beyschlag 的信上會說：「這個作品〔《科隆大主教孔拉德》〕我只想拿來當作日

97 *Geschichte der Schweiz und der Schweizer*, eds. Ulrich Im Hof et al. (Basel: Schwabe Verlag, 4th edition, 2006), pp. 171-174.

98 *Geschichte der Schweiz und der Schweizer*, p. 531.

99 *Geschichte der Schweiz und der Schweizer*, pp. 531, 550-5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為摯愛的父城（Vaterstadt）寫史的練習」。很明顯，他對十三世紀德意志歷史的思考，是與他對當代瑞士的思考連結在一起的。從宏觀的歷史來看，十三世紀下半葉的德意志人十分勇於嘗試透過「結盟」來突破時代環境限制。尤其他們深知，結盟的最高指導原則是追求「和平」。這可從「漢撒同盟」與「萊茵城市同盟」的形成，看到具體的範例。

1250 年，「漢撒同盟」（Hanse, “Hanseatic League”, 1250-1550）成立。這個發源於德意志北部的商業同盟，既是商人聯盟，也是城市同盟。會員以集體合作的方式，保障彼此在海外經商的優先權。而他們在海外的經商行為，是透過貨物交換，而非軍事武力壓迫。因此，位於「漢撒同盟」的總部 Lübeck 的城門（Holstentor, “Holsten Gate”）以拉丁文刻著該同盟的信條：「對內一心，對外和平」（CONCORDIA DOMI FORIS PAX）。

接下來，出現了「萊茵城市同盟」。「萊茵城市同盟」源於 1254 年 2 月 Mainz 與 Worms 二城約定長期互為盟友。該年 7 月，萊茵河中下游許多城市紛紛同意共同簽訂跨區域十年安全協定。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在 Mainz 人 Wolpode Arnold 奔走下，從科隆以迄巴塞爾的萊茵河城市，以及中北德（Aachen、Bremen、Lübeck）、南德（Würzburg、Nürnberg、Regensburg）與瑞士的蘇黎世（Zürich），共七十餘個城市紛紛加入「萊茵城市同盟」。1255 年 2 月，當時已扶正的德王「荷蘭的威廉」承認「萊茵城市同盟」的合法性，並將其規章納入帝國組織法。由於「萊茵城市同盟」是以跨區域和平為宗旨，因此，除了具有自治特權的城市加入外，不少由世俗封建諸侯與主教、大主教統領的城市也選擇加入。例如，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便在 1255 年同意科隆加入該同盟。[100]然而，隨著「荷蘭的威廉」過世，Trier 大主教為抵制由孔拉德一手扶植英國的康沃爾伯爵理查參選德王，於是在 1257 年力拱卡斯提爾國王阿豐索（Alfons von Kastilien，英文：Alfonso X of Castile，1221-1284，antiking 1257-1273）參與角逐德王寶座。由於理查於 1257 年 1 月選舉結束後，5 月就趕到 Aachen

10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加冕即位，而阿豐索卻遲遲沒有親赴德意志，所以原本在幕後支持阿豐索的教宗也不願承認他是具有合法就任資格的德王。最後，阿豐索在 Trier 大主教支持下，擔任「敵正朔王」。面對雙王對決的難題，「萊茵城市同盟」內部歧見難平，最後走向瓦解的命運。中古德意志喪失了以追求和平為共同宗旨，逐漸邁向長期跨區域整合的良機。

對布氏而言，「萊茵城市同盟」與在北義大利的「隆巴底同盟」在本質上並不相同。二者主要的差異在於：「隆巴底同盟」是為了政治與戰爭目的而成立；「萊茵城市同盟」則是各城在維護自身主體性的平等條件下，為了跨區域和平，創造有利商業發展環境所形成的。[101]對布氏而言，參與同盟者本身的主體性、平權性沒有受到侵害，而且同盟成立的宗旨是以積極創造和平為依歸，這才是出身瑞士的他，對「日耳曼結盟精神」懷有的理想。

然而，透過對德意志十三世紀歷史的研究，布氏也清楚意識到，理想與歷史真實之間有相當的落差：腓特烈二世想要建立世界帝國的野心、中世紀教宗意欲透過宗教宰制歐洲政治發展的企圖心、孔拉德為獨攬德意志霸權而不斷在幕後翻雲覆雨的作為、以及科隆「富豪兄弟會」對中古科隆市政的壟斷……，凡此種種，都讓年輕的布氏看到，在當時歷史舞臺上擅場的，不是「理性」秩序的建構，不是彼此相安無事的「獨立生長」，而是少數的人對「權力」不知節制的貪求。人類歷史在經歷許多「歷史大人物」英雄主義式追求個人「宰制慾」滿足的過程中，說穿了，真是滿目瘡痍、傷痕累累。面對歷史發展這些難以迴避的困境，布氏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第五章幽幽寫下一段感慨良深的話：

> 然而，最終只有極少數樹木，因為本性相當強大有力，所以超越了其他樹木，壯碩地向天際伸展，並將其他樹木原本應該享有的陽光與空氣通通遮蔽——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日耳曼文化影響所及的歐洲。到最後，「國家」（der Staat）成為宰制所有獨立個體存在（all

101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69, footnote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jene Independenzen）的主宰，它有權決定一切，也將所有一切納入它的管轄範圍；當然，它也必須負責供應一切所需。在目前，由於滿懷焦慮恐懼，它在發著高燒所做的夢裡，十分渴望重回原初那種童稚無憂的狀態。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時代的腳步促使它正對著自己設定的幽暗謀算（gegen sein dunkles Ziel），無以迴避地一步一步向前。[102]

布氏究竟在慨嘆什麼呢？Paul Nolte 指出，在 1848 年革命之前，所謂德意志「三月前期」（Vormärz）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方面對實施憲政充滿熱情與憧憬；但同時也深受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古典政治哲學影響，十分強調公民的品德素質（Bürgertugend）攸關憲政實施的成敗良窳。舉凡出於一己之私的謀算與無止境追求商業利益的貪婪，都是優質憲政發展必須排除的障礙。[103]從這個角度來看，布氏對於德意志十三世紀歷史真實面的揭露與省視，深刻反映出身處「三月前期」的他，心中懷有的政治理想與憂思。一方面，他強力主張城市自治，希望在城市文化發展上，外力強權的干涉越少越好；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對人性的幽暗感到憂心，深知這是阻礙歷史往理性方向發展最大的阻力。針對這個幽暗面，布氏特別從兩個面向——大主教孔拉德想要將科隆完全置於個人意志之下來統治，以及「富豪兄弟會」想要壟斷科隆市政管理資源——來說明，不論是個人或特定小群體想要「專權壟斷」，都會對城市邁向自治產生無比的傷害。

如果說，在歐洲傳統文化意義下，每個具有市政自治權的城市，在理想層次上是屬於「共和政體」（Republik），那麼，在布氏認知裡，危害「共和政體」健康發展的，就是它的相反面——「專制獨裁政體」（Despotie）。誠如 Paul Nolte 提醒的，德意志「三月前期」的自由主義者視「共和政體」的對立面為「專制獨裁政體」，而非「君主政體」

10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4.

103 Paul Nolte, "Bürgerideal, Gemeinde und Republik: 'Klassische Republikanismus' im frühen deutschen Liberalismu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4 (1992), pp. 609-656, at pp. 609-6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narchie）。[104]從這一點來看，便可以明白，何以對席勒而言，「無帝」的「王朝過渡期」是亂世；但對布氏而言，這種沒有最高統治強權干預的時空環境，反而有利於文化發展與跨區域整合。[105]對於積極想獨攬科隆市政管理權的大主教與「富豪兄弟會」，布氏認為，他們因為無法與他人共創和平，也不願意與他人共享統治資源，所以在城市精神文明建立上，最終只留下負面的影響。

四、西歐中古城市史在布氏史學裡的意義

從現代學術研究走向來看，「西歐中古城市史」之所以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這與韋伯身後出版的著名論文〈不具正朔資格的統治權：城市類型學〉在 1990 年代受到西方研究歐洲中古史學者廣泛的重視，[106]而不再只侷限於社會學與近現代法律史學者的討論，有相當大的關係。在該文第二節，韋伯將「西歐城市」（“die Stadt des Okzidents”）視為一種

104 Paul Nolte, “Bürgerideal, Gemeinde und Republik: ‘Klassische Republikanismus’ im frühen deutschen Liberalismu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4, p. 622.

105 有關二十世紀上半葉德意志史學對腓特烈二世時代的德意志史如何詮釋之問題的討論與反省，參見 Martin A. Ruehl, “In this time without emperors’: The Politics of Ernst Kantorowicz’s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3 (2000), pp. 187-242.

106 1990 年代，歐美歷史學者根據韋伯對「西歐城市」的論述為討論基礎而產生的重要論文集，參見 *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 eds. Anthony Molho, Kurt Raaflaub, Julia Emle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Die Okzidentale Stadt nach Max Weber. Zum Problem der Zugehörigkeit in Antike und Mittelal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Beihefte 17, ed. Christian Meier (München: Oldenboug, 1994); *Max Weber und die Stadt im Kulturvergleich*, eds. Hinnerk Bruhns und Wilfried Nippe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0). 以中古史學者的立場，從學術史的角度對 1990 年代韋伯學說在歐洲中古城市史研究產生的影響做出回顧與探討的論文，參見 Gerhard Dilcher, “Max Webers Stadt und die historische Stadtforschung der Mediävistik,”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7 (1998), pp. 91-125; Gerhard Dilcher, “Historiographische Traditionen, Sachprobleme und Fragstellungen der Erforsc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想類型（Idealtypus），並以此與東方古老城市作出區隔。韋伯對「西歐城市」的定義包括：城牆等防禦工事（Befestigung）、市集（Markt）、屬於自己城市的法庭、有社群組織概念的市民階層、獨立自治權（Autonomie）、懂得自我約束的自律管理（Autokephalie, Selbstherrschaft）。

如果我們追本溯源，回到十九世紀德意志史學史來省察，就會發現，在德國學術傳統裡，「西歐」作為歷史研究概念，並非自然而然產生的。十九世紀初，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的思想曾對當時的德意志知識文化界造成重大影響。1806 年，拿破崙佔領柏林，並解散神聖羅馬帝國。此一變局讓費希特認為，德意志正面臨存亡之秋，因此在 1807 年對柏林市民發表一系列演講，希望激起大家的民族意識。在這一系列《對德意志民族演說集》（*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8）裡，費希特特別提出，希望德意志人將自己視為「創造新世界，並推動世界往文明方向發展的純原民族」（Urvolk der neuen Welt zum Fortgang der Bildung dieser Welt）。[107]這種全然以「德意志」為中心、充滿強烈國族意識的史觀，清楚反映出當時德意志知識分子在強鄰壓境下內心的焦慮，以及捍衛政治文化自主的渴望。

然而，到了 1824 年，費希特的史觀卻開始被蘭克新出版的名著《1494 至 1514 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108]取代。蘭克這本處女作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獲得高度矚目，與當時的政治氣氛有關。因為當此之際，德意志正面臨維也納會議後傳統勢力復辟，奧國外相梅特涅（Klemens Fürst von Metternich, 1773-1859）積極想恢復法國大革命前歐洲的秩序。Ernst Schulin 指出，蘭克能以三十歲英年，藉由出版此書獲得柏林大學

107 Johann Gottlieb Ficht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8), pp. 106, 121.

108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Leipzig und Berlin: Reimer, 18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授職位，實與該書內容切中普魯士政府當下的政治需求有關。當時德意志境內追求政治自主、反對復辟的聲浪相當高，所以普魯士政府積極想加以壓制。[109]Peter Burke 也指出，維也納會議後，德意志境內要求社會改革的呼聲不斷。社會文化史研究在當時普魯士政府眼中，是助長社會改革思想的重要助燃媒介，所以受到不少打壓。蘭克以政治史為尚的研究方向，恰好被普魯士政府借用來壓制十八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風潮。[110]

蘭克在《1494 至 1514 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的〈前言〉（"Vorrede"），首先引介「拉丁與日耳曼民族」這個新概念，來取代傳統所稱的「歐洲」或「拉丁基督教信仰世界」：

> 最首要地，拉丁語系與日耳曼語系各民族（die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Nationen）應被視為一個整體（eine Einheit）。有三個概念並不適合用來指稱這個整體：第一個概念，一般泛指的基督教世界（eine allgemeine Christenheit），因為這會將亞美尼亞人（Armenians）包含進來。第二，歐洲作為一個整體（die Einheit Europas）的概念，因為土耳其人應算是亞洲人，而俄國整個北方都在亞洲，若要切實瞭解他們的處境，就必須徹底將整個亞洲的情況納入考量。最後一個不適用的概念、也是最近似的概念，就是受羅馬公教影響的「拉丁基督教信仰世界」（lateinische Christenheit）。

109 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3 (1966), pp. 581-609, at pp. 586, 606.

110 Peter Burke,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in Wolfgang J. Mommensen ed., *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 Ernst Klett-Verlag, 1988), pp. 189-200, at pp. 199-200: "Zwischen der Welt nach 1815 und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Rankes bestand noch größere Affinität, da nunmehr Sozialgeschichte ebenso wie soziale Reformen gefährlich erschienen und die Politikgeschichte wieder eine beherrschende Stellung zurückgewann. Man darf also füglich sagen, daß es Gründe für die These gibt, daß die historiographische Bewegung, an deren Spitze Ranke stand, in vieler Hinsicht nicht eigentlich eine kopernikanische Revolution, sondern vielmehr eine Gegenrevolution in der 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gewesen i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們應考量，斯拉夫、拉脫維亞（lettish）、馬札爾（magyarisch）民族都受過羅馬公教影響，但他們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所以不應被涵蓋進來。[111]

很顯然，蘭克所稱的「拉丁與日耳曼民族」用現代較通用的概念來說，應是宗教改革前「羅馬公教影響下的西歐」，這也是韋伯在討論中古城市時，特別提出來闡述的「西歐」（der Okzident）。蘭克為了想取代費希特單獨視德意志民族為「創造新世界，並推動世界往文明方向發展的純原民族」這個概念，所以特意強調，拉丁與日耳曼民族這個「集合體」才是「近代史發展的核心動力」（deren Geschichte der Kern aller neueren Geschichte ist）。[112]

剛到柏林求學不久的布氏，在蘭克指導下，於 1840 年所寫的論文《鐵鎚查理》（*Carl Martell*），便清楚反映出他在蘭克教導下所受的影響。布氏在該篇論文的〈導言〉（"Einleitung"）開宗明義寫下：

> 現代歐洲的形成（Die Gestaltung des jetzigen Europa's）立基於日耳曼基督信仰世界（das germanische Christentum）的發展。如果日耳曼基督信仰世界沒有建立，而是讓日耳曼、阿瓦爾（Eurasian Avars）、斯拉夫的異教文化繼續稱霸，並讓伊斯蘭在他們四處征勝的黃金年代也順利征服高盧與德意志北部，那麼，歐洲智識文明的發展可能要延遲好幾個世紀，甚至於會枯萎、或被揚棄。我們今天所處的局面也會大不相同。這些情況之所以幸虧沒有發生，實在要感謝「鐵鎚查理」的先祖以迄查理曼大帝這一家族的強健有為。特別要感念的，尤其是「鐵鎚查理」（Karl Martell, "Charles Martel", c. 688-741）這位西歐的英雄（Held des Abendlandes）。如果說，迪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 Roman Emperor 379-395。筆者案：

111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p. III-IV.

112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 I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於 380 年將基督教正式訂為羅馬帝國國教）當年的努力是徒勞白費的；「鐵鎚查理」的貢獻則可說是影響深遠，即使當年他並沒有意識到。[113]

對 1840 年代正在求學的布氏而言，他在運用「歐洲」（Europa）與「西歐」（Abendland）這兩個概念時，態度相當自然；不像 1820 年代的蘭克，必須小心翼翼慎思如何引介適切的學術專有名詞，以免觸犯當時的政治正確。從布氏在〈導言〉接下來的闡述裡可以看到，布氏在依循蘭克所論「基督教的西歐」這個概念之餘，也企圖注入自己新的思想觀點：

> 筆者不想在此爭論，丕平（Pipin）一家人是否有「權」（*Recht*）統治法蘭克王國？但是，我們心裡很清楚，如果不是「鐵鎚查理」，三個世紀以來拉丁語民族與日耳曼語民族在極為艱辛的挑戰下打造出來的文明成果（die ganze romanisch-germanische Bildung），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樣子，卻差一點兒就被伊斯蘭吞滅。從這個角度來看，「鐵鎚查理」對羅馬教會的貢獻實在是無可比擬。雖然也有人批評，他建立了一個極為世俗化、狂傲且階級意識濃厚的貴族統治。除了這個統治小圈圈外，我們不該忽視「鐵鎚查理」拯救基督信仰世界（Rettung des Christenthums）永垂不朽的功績。[114]

很顯然，布氏認為，如果要問「近現代歐洲如何成形？」，那麼，基本上要先回答：「中古基督教西歐何時形成？」換句話說，布氏並不認為，當西羅馬帝國在西元 476 年吹上熄燈號後，緊接著就是「中古西歐」的開始。在他看來，西元五至八世紀其實是各種文化、宗教、民族與政治勢力在歐洲互爭長短的時期。對布氏而言，「鐵鎚查理」的歷史意義不僅在於統一整個法蘭克王國（Frankish Kingdom）、支持聖波尼法斯（St. Boniface, c. 675-754, “Apostle of Frisia and Germany”）在日耳曼傳教，他更於 732 年擊敗入侵法蘭克境內的穆斯林，成功阻擋伊斯蘭勢力進犯，由此奠定了基督教在西歐長遠發展的穩固局面，這才是西歐中古史真正

11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Karl Martell), p. 5.

11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Karl Martell), p. 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開端。至於「鐵鎚查理」是否是法蘭克王國具有「正朔」（Legitimität）資格的王位繼任人，並非值得在意之事。布氏這樣的歷史思維一直維持到晚年，始終沒有變易。[115] 1882 年夏季學期，當他再度以中古史為題開授「中古文化」演講課（Vorlesung über Kultur des Mittelalters），他對「鐵鎚查理」所下的評語是：「結合拉丁與日耳曼民族，為西歐基督教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礎。」[116]

然而，我們要問：西元 732 年「鐵鎚查理」擊退伊斯蘭入侵，究竟意謂著什麼？布氏對所謂「基督教的西歐」之重視，只是出於不自覺的宗教偏見嗎？還是他想藉由「基督教的西歐」這個概念，進一步闡述他對近現代歐洲歷史發展特質的看法？布氏的學生 Carl Neumann 曾用以下的文句描述他跟隨布氏學習中古史的心得：

> 布克哈特在研究中古史最喜歡的部分，可以用一句他的口頭禪來總結——「繽紛多彩」（bunt）：從古羅馬歷史文化與基督信仰文化的傳統遺緒裡，如何交融出各式各樣的形貌以及嶄新的風采；從融匯上述二者的各種想像裡，如何豐富地開展出走向未來的可能性，創造出確實可見的成果，並在歷史上烙印下燦爛的圖像。[117]

從這個角度來檢視布氏對中古西歐的認知，可以看出：布氏對基督教作

115 布氏這樣的歷史思想，明顯影響到比利時學者 Herri Pirenne（1862-1935）建構他對西歐中古史著名的論點——"Pirenne-Thesis"。參見 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1925, 3rd edition 1974), Chs. 1-2; Henri Pirenne, *Mohammend and Charlemagne* (New York: W.W. Norton, 1939).

116 Staatsarchiv-Basel-Stadt, PA 207, 131, 75 verso: "Grundlegung einer dauernden romanisch-germanischen abendländischen Christenheit." 有關布氏 1882 年夏季學期中古文化史授課講稿的內容，參見 Carl Neumann, "Der unbekannte Jacob Burckhardt.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9:2 (1931), pp. 201-239, at pp. 217-220; Peter Ganz,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in Andreas Cesana, Lionel Gossman eds., *Begegnung mit Jacob Burckhardt*, pp. 229-252, esp. p. 234.

117 Carl Neumann, "Der unbekannte Jacob Burckhardt.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p. 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西歐文化主要融合力量的闡述，一方面避免不了他個人對「伊斯蘭」帶有主觀色彩的詮釋，認為伊斯蘭文化過於要求高度的同質性；[118]相較之下，布氏認為，基督教文化還是留給異議者比較多的空間，可以與這個信仰對抗，甚至於作「敵基督者」（Antichrist）。[119]換言之，對布氏而言，所謂「基督教的西歐」並非意謂著完全臣服於羅馬教會一統教義的西歐；布氏強調的是，在這個信仰文化圈裡，仍保有一些空間，可以提出挑戰與質問，如他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第四章對腓特烈二世時代的德意志文化所做的詮釋。他認為，世俗文化與宗教文化兼容並蓄，宗教敬虔與思想自由仍可找到共存空間，這才是西歐中古文化真正可貴之處：

> 即便這個時代的詩歌往往充滿反教宗的意涵，如 Walther von Vogelweide 的作品所顯示一般；但是，同樣的文化創造潛能（eine und derselbe Bildung）卻也發揮在教堂的雕刻、繪畫與建築上，並獲致傑出成就。這個文化的極致表現，就是科隆大教堂這個傑作。[120]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在實際的歷史發展裡，西歐的政教之爭，也讓本質不同於上述兩股傳統勢力的第三新勢力，獲得成長茁壯的空間。這

118 Carl Neumann, “Der unbekannte Jacob Burckhardt.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pp. 212-213; Peter Ganz,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pp. 237-239. 在布氏史學思考上，如何面對「基督教西歐」以外的重要歷史發展力量，如拜占庭與伊斯蘭，並能公允地給予它們歷史評價，是耗費布氏許多心力的艱難課題。布氏的學生 Carl Neumann 曾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相當深刻的看法：「在布氏的史學研究生涯裡，拜占庭與伊斯蘭可說是他在歷史思考上，所面臨最艱難的挑戰。他不斷投注心力去鑽研這些問題，而且從對它們的歷史省視中，得到不少具有啟發意義的心得。（我個人就是受他影響，所以投注了十年的心力，來與拜占庭歷史研究搏鬥。）」Carl Neumann, “Der unbekannte Jacob Burckhardt.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p. 223.

119 Staatsarchiv-Basel-Stadt, PA 207, 131, Islam ss recto: “Der Optimismus des Islam Todfeind aller tiefern historischen Betrachtung, während die christliche Anschauung sich Kämpfe und Antichrist vorbehält.”

120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源自於蘭克的史學思想，[121]正是布氏詮釋十三世紀中葉德意志城市何以能在政教之爭陰影下，不論在市政自治或是城市文化發展上，都能快速成長的原因。

在布氏的歷史思考裡，西歐基督教由於必須面對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的牽制以及德意志城市文化的挑戰，其實很難走上「定於一尊」的道路——而這也正是他認為，「基督教中古西歐」在人類文明史上特別具有啟發意義之處。[122]布氏反對文化上「定於一尊」的態度，如同第三節所討論，在政治上，他也認為「威權專制」——不論好與壞——根本就不值得追求與肯定。

面對中古西歐的教宗、大主教、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些「大人物」不斷想以威權宰制手段來追求個人統治意志的滿足，布氏認為，中古西歐城市的重要性更加不可被忽略。城市是市民在世俗生活與信仰心靈追求上共同的活動場域。城市文化的自由發展，本身就兼具世俗慾望與宗教信仰並存的多元內涵。而這正是抗衡中古政教爭鋒，皇帝與教宗都想獨尊獨霸最理想的機制。誠如 Werner Kaegi 所言，布氏對於城市市政自主與城市多元文化內涵的高度重視，清楚顯示出他個人信守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us），是有別於一般人只從政治經濟面來認知的自由主義。[123]

如果說，蘭克史學探討的是「政治的西歐」、「強權的西歐」，那麼，布氏史學關心的則是，盡可能不受威權政治干擾的「文化的西歐」。對布氏而言，能夠實現這種文化自主理想的政治單元，就是擁有自治主

121 Ernst Schulin 指出，蘭克在 1820 年寫給弟弟 Heinrich 的信上，已經提出這個重要的看法，即兩股傳統勢力激烈相爭的同時，其實也提供本質不同的第三種新的歷史力量形成的機會。對蘭克而言，中古政教之爭的結果，是這兩股舊勢力衰退，而基督新教產生。參見 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3, pp. 598-599.

122 Gossman 也強調，布氏對西歐中古特質的界定，著重於不同文化的融合、與融合後的創新開展，參見 Lionel Gossman, *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 A Study in Unseasonable Ideas*, p. 222.

123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p. 3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的「城市」。在布氏一生的學術著述裡，從《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到《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以迄晚年遺著《緬懷魯本斯》，他不斷透過西歐的城市——中古的科隆、文藝復興的佛羅倫斯、反宗教改革時期的安特衛普——來構築他畢生學術論述的主要脈絡。而對中古西歐城市多元文化本質的思考，則成為這條深長學術思想脈絡最底層的架構。

五、布氏對中古科隆城市史的闡述

從布氏的書信集裡，還可以耙梳出一些訊息，提供我們深入瞭解他如何看待自己所寫的孔拉德一書。以下先就兩個面向進行討論：第一，布氏希望中古史書寫能跳脫教會史與傳統神學詮釋的觀點；第二，雖然孔拉德一書是以孔拉德大主教的生平作為敘述主軸，但布氏真正的寫作目的，不是以人物為中心，而是希望建立「文化史」的詮釋。整體而言，布氏之所以會萌生上述二項寫作企圖，其實都是希望跳脫蘭克史學的影響。換言之，如果我們將布氏在 1840 年所寫的博士論文《鐵鎚查理》視為他謹遵蘭克教導、接受蘭克對史學研究的看法，並在蘭克對歐洲中古史的詮釋架構下所寫出的作品；[124]那麼，《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就是布氏試圖跳脫蘭克史學思想所寫出的第一部嘗試之作。誠如布氏在 1842 年 6 月寫給 Gottfried Kinkel 的信上提到：

> 這本書與教會史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我以個人名譽擔保，這本書對大主教孔拉德生平的闡述，與基督教教條（das Dogma）絲毫無關。[125]

在瑞士家鄉放棄研讀神學的布氏，在上述信裡明白表示，他寫孔拉德一書所採取的立場，是刻意跳脫「教會史」以及傳統神學的觀點。布氏為

124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p. 157.

125 *Briefe* I, Nr. 61 (13 June 1842), p. 1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要特別強調這個立場？在柏林，布氏學習中古史所跟隨的老師就是蘭克。我們是否可以根據布氏信函所言，提出一個疑問：在年輕的布氏心中，蘭克在著作裡所提出的歷史詮釋，是否仍與教會傳統觀點有所混淆？

布氏曾於 1842 年 10 月在寫給 Heinrich Schrieber 的信上提出他對蘭克的批評，認為蘭克表面上強調客觀歷史研究，但他並不認為蘭克史學是真的就歷史論歷史：

> 乍看之下，他的著述第一眼給人的印象是一種通觀式的觀視（die Totalität der Anschauung），但這只是錯覺。他那保守的觀點無法吸引讀者注意，只好通篇用眩目的表述方式（mit blendender Darstellung）來貫穿。[126]

從蘭克在《1494 至 1514 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一書的〈前言〉曾在學術界引發的質疑來看，[127]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來解釋，何以布氏會對蘭克產生上述的批評。在這篇〈前言〉裡，蘭克首先提出他的史學研究理想，希望將歷史學打造成具有「客觀」研究精神的學科，以符合學術「專業」的要求：

> 本書將拉丁與日耳曼各民族視為一個整體，本書的主旨就是將他們經歷過的各種史事結合起來闡述。大家普遍認為，歷史學的職責是帶領我們認識過去，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有益於未來發展的教訓。本書不敢以如此崇高的宗旨自我期許，而只想單純地指出，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er will bloβ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128]

然而，在該書〈前言〉的結尾，蘭克卻又借用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26 *Briefe* I, Nr. 69 (letter to Heinreich Schreiber, 2 Oct. 1842), p. 217.

127 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3, p. 587.

128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p. V-VI. Peter Burke 指出，蘭克對「歷史上究竟真的發生了什麼事」的思維其實源自於十六世紀，如 Johann Sleiden（1505-1556）等人，參見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p. 124; Peter Burke,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pp. 189-190, footnote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43-1819）的話間接指出，一切的研究最終是為了認識上帝對人世的旨意：

> 如 Jacobi 所言，不論人性是可以解釋、或無法完全解釋，真正的首要之務永遠是，我們要探討的究竟是什麼：個別的生命、集體的生命、各民族的生命，有時還有上帝之手對這些形形色色生命型態的掌控。[129]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蘭克上述的論點是有可以成立之處，亦即，對這個世界所有客觀的探討，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認識上帝。[130]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布氏表現出他對史學研究的認知與蘭克最根本的不同。在布氏心中，史學研究不是為了探索上帝的意旨，而是從「人」的角度來思考如何詮釋「人的歷史」。因為人是有限的，因此，作為人文學科的史學應該追求的，不是「真理般、最後的定論」；而是不斷去思索探尋，什麼是更富涵人文關懷的歷史詮釋。

有關布氏希望以「文化史」書寫來取代「人物傳記」敘事，他在 1842 年 3 月 21 日寫給 Gottfried Kinkel 的信函上，也透露出一些重要訊息。在這封信裡，布氏第一次述及自己想獻身「文化史」研究的心志：

> 我文章裡的人物，基本上，只是點綴陪襯用的。即便他們在文章脈絡裡看起來不只如此，但我的確只是如此在構想他們。對我的史學研究而言，歷史發生的背景（der Hintergrund）才是我真正關心的課題，因為這些背景正是文化史探討的內容（ihn bildet die Culturgeschichte）。我希望將自己主要的心力奉獻在文化史研究上。[131]

---

129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 VIII.

130 有關以理性認知的方式認識上帝的神學思想傳統，參見 William J. Bouwsma, *John Calvin: A Sixteenth Century Portra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6, “Rational Religion,” pp. 98-109.

131 *Briefe* I, Nr. 59, p.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換句話說，年輕的布氏對所謂「文化史」的認知，就是他在上引信函裡所說的「歷史的背景」，這也是布氏在孔拉德一書四至八章嘗試闡述的主題。從今天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看，布氏對十三世紀科隆城市史的書寫，是跨領域結合了藝術史、文化史、社會史、宗教史與法制史。從如此廣博的視角來認知所謂「文化史」研究的內涵，並據此建立「城市史」書寫的架構，正如 Peter Burke 所言，這樣的研究取向其實是蘭克以「歷史主義」在德意志掀起史學風潮前，十八世紀末歐洲社會文化史書寫（sozio-kulturelle Geschichtsschreibung）刻正追求的「史學革命」方向。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說蘭克帶起新一波的「史學革命」，不如說，他是反十八世紀末以社會文化史為號召的「史學革命」。[132]

當然，嘗試脫離蘭克史學影響的年輕布氏，也不免留下匍匐摸索的足跡。布氏提到，以「人物」為中心的敘事，並非他在歷史研究上真正想致力的方向，這個陳述該如何理解？筆者認為，對布氏而言，「人物」並非不重要；但是，人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他當下所處的社會環境，無法完全隨心所欲行事。因此，與其說布氏只將歷史人物當作歷史敘事的點綴陪襯，不如說，布氏在面對歷史書寫時，他思考的重點是：如何拿捏「歷史人物」與「時空環境」、「社會結構」之間的敘事比重？如果太過凸顯英雄主義式的「個人」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而忽略了布氏所謂「歷史背景」結構性的制約，顯然不是他在孔拉德一書想要呈現的歷史圖像。

為了緩解以人物敘述為主體的書寫脈絡，布氏企圖從科隆市民階層結構與市政自治執行體形成的角度，多方面來剖析十三世紀科隆城的歷史。然而，布氏對自己在這方面的表現，顯然有些忐忑不安，如他在 1842 年 6 月寫給好友 Willibald Beyschlag 的信上所言：

> 很高興你們喜歡我寫的大主教一書。至於是否要將它印行出版，還是不要吧。評論人大概會用幾句客套話就置我於死地，例如，

132 Peter Burke,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pp. 192-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會挑剔說，我對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的闡述不符合當前研究的看法。[133]

在孔拉德一書裡，布氏一方面檢視當時科隆社會的市民階層結構、以及市政自治執行體運作的真實情況；而在另一方面，他也藉此解釋，何以孔拉德大主教最後會與科隆富豪市民階層發生激烈衝突？布氏想透過這一連串大主教擴權、與科隆權貴市民階層維護市政管理自主權的摩擦過程，帶領讀者去省察德意志中古城市「自主」的真實面貌。

我們可以透過兩條線索來檢視布氏對上述問題詮釋的得失：第一，雖然大主教在法理上是科隆最高統治者，但是中古科隆的市民自治機制（bürgerliche Selbstverwaltung）一直是被「富豪兄弟會」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壟斷，這條線索是布氏強調的。第二，由科隆各區代表所組成、希望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抗衡的「市政委員會」（der

133 *Briefe* I, Nr. 65 (12 September 1842), pp. 211-212. 布氏出版《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後，與他年齡相仿，但比他早六、七年跟隨蘭克求學的 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隨即發表了一篇論文〈科隆大主教孔拉德與科隆的市民社會〉（"Erzbischof Conrad von Hochstaden und die Bürgerschaft von Köln"）, *Nieder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Kunst und Poesie* (1843), pp. 121-159. Sybel 想透過這篇論文反駁布氏所持的「瑞士史觀」，因此在該文中特別批判大主教孔拉德是讓德意志長期陷入四分五裂亂局的重要根源之一（pp. 122-123）。有關 Sybel 論文內容之討論與對布氏觀點的批評，參見 GA 1, pp. xxxvii-xxxix;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p. 162; John R. Hinde,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2-188; Philipp Müller, *Erkenntnis und Erzählung. Ästhetische Geschichtsdeutung in der Historiographie von Ranke, Burckhardt und Taine* (Köln, Weimar, Wien: Böhlau, 2008), pp. 182-183. John R. Hinde 指出，Sybel 的論點正體現出蘭克引領的普魯士學派所持的政治觀點："Often considered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 point of historical optimism,' the historians of the Prussian school were highly politicized scholars who, generally speaking, began their careers as liberals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848 but, onc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failure of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to unify Germany, abandoned liberalism in favour of unification from abov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russian army. In the wake of Bismarck's wars of conquest and national unification, they became staunch adherents of the German *Machtstaat* and later *Weltmachtpolitik*." 見 John R. Hinde,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p. 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t），在孔拉德大主教時期才漸具雛型，但在後續長期發展上，卻成為近現代科隆市政真正賴以運作的機制，這條線索是布氏忽略的。

由於「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富豪兄弟會」，因此，「富豪兄弟會」可說是壟斷中古科隆市政自治運作的實質力量，如布氏所稱：「他們就是科隆城的代名詞。」[134]從現代史學研究的成果來看，布氏的論點符合十二世紀的情況。自 1130 年起，「富豪兄弟會」聚會的場所就是後來科隆市政府（Rathaus）的所在地；而在文獻紀錄上，「富豪兄弟會」也的確將他們聚會的宗旨稱之為處理「政事」（“civitas”, “stat”）。[135]然而，到了十三世紀，情況開始有所轉變，這是布氏在當時的研究上沒有兼顧到的。

對十三世紀科隆城法制發展的詮釋，布氏主要援引 Karl Dietrich Hüllman 所著《中古城市的組織》（*Stae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136]認為市政自治執行體的職權影響力及於老城市中心（die alten inner Stadt），[137]而老城市中心共劃分為七個「教區」（Pfarrsprengel），所以獨攬司法與行政權的「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可說是位高權重。根據現代科隆城市史研究的成果，科隆城牆所環繞的城內應區分為老城市中心，以及老城市中心以外的城區（Vorstadt）——即布氏文中所指的七個「教區」（Kirchspiel，拉丁文：*parrochia*）。在老城市中心，所有司法案件都由「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審理；而七個教區則可以擁有各自獨立運作的法庭。在這種情況下，在老城市中心位高權重的「富豪兄弟會」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並無法對這些教區的司法有太多干

13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7.

135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6.

136 Karl Dietrich Hüllman, *Stae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 4 vols. (Bonn: Markus, 1826-1829), vol. II (Grundverfassung), pp. 397ff; 亦參見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2, footnote 4.

13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2. 這七個教區是：St. Brigiden, Klein St. Martin, St. Laurenz, St. Alban, St. Kolumba, St. Peter, St. Apostel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涉；各教區的安全防禦也由他們自己負責。如 Manfred Groten 指出，這些教區的司法自主性如何與老城市中心逐漸磨合為一體，才是研究十三世紀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後續發展的重要課題。[138]

由於科隆城內各教區逐漸產生維護自己教區自主性的意識，科隆「市政委員會」（der Kölner Rat）也於 1216 年組成，希望在大權獨攬的「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之外，另行組織以各教區平權參與為基礎的市政管理機制。“Rat” 一字在現代德文雖然意為「市政府」，但在當時，指稱的並非是固定的政府機構（Behörde），而是科隆城各區中上階級市民代表——即「市政委員」（die *consules*）——之集合體。基本上，「市政委員」是由各教區的行政官員與德高望重的仕紳組成，他們代表自己所屬教區的利益，尤其在財政與經濟方面。[139]「市政委員」的出現，逐漸對「俗人市政陪審官」形成挑戰，[140]然而，這個挑戰的過程是相當緩慢的。如 Manfred Groten 指出，直至 1258 年，「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還不願意把「市政委員會」當作一回事，因為當時後者仍無力將這個委員會正式體制化。而在 1259 年，也還沒有任何「俗人市政陪審官」有興趣擔任「市政委員」。當大主教孔拉德在自己權限範圍內，無法順利解決某些問題時，他只能呼籲「市政委員會」設法面對，但效果是微乎其微。[141]

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布氏之所以對市政委員會的發展不多加著墨，是有可以理解之處。因為在孔拉德有生之年，市政委員會在政治運作上，的確不具有實質影響力。但在另一方面，布氏只是單方面強調「富豪兄

138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8-9.

139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60-169.

140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54-69.

141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弟會」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對科隆市政的完全壟斷，以及因此與孔拉德大主教產生激烈權力衝突，這種詮釋方式的確忽略了「市政委員會」在科隆城後續發展上越來越重要的行政影響力。在布氏的闡述裡，他只提到城內各區的市民集合體（die Gemeinde），[142]但卻忽略了各區正努力讓「市政委員會」有機會成形茁壯，以便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相抗衡。

在第五章討論「萊茵城市同盟」的部分，布氏對於科隆作為一個「城市」的實際指涉內容，也因只偏重於認定「富豪兄弟會」對科隆市政的壟斷，而失去了以更全面的觀點去檢視十三世紀中葉科隆城經歷的內在改變。誠如布氏在文中指出，科隆加入「萊茵城市同盟」是經過大主教同意。[143]然而，在孔拉德大主教的認知裡，科隆這個「城市」的市民，並不僅限於布氏筆下「科隆城的代名詞」——「富豪兄弟會」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而應將「市政委員會」的成員以及一般市民包含進來。就法理而言，這個涵蓋科隆城各區範圍的市民集合體才是「萊茵城市同盟」真正締約結盟的「科隆城」。[144]正如萊茵城市同盟當時接受科隆成為會員所發出的信函所道，他們致函的對象包含科隆的「法官、俗人市政陪審官、其他諸位市政委員與市民」（iudicibus, scabinis, ceterisque consulibus et civibus Coloniensibus）。[145]然而，正因為布氏太單方面強調「富豪兄弟會」就是科隆市政完全的掌控者，因此在談到孔拉德大主教同意科隆加入「萊茵城市同盟」時，布氏其實遇到了解釋上的困難。誠如他在書中所提出的疑問：「他〔大主教孔拉德〕的允諾，對他而言，難道不會覺得太不利了嗎？」（ein Versprechen, ihm nicht

14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222-223.

14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96.

144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164.

145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Köln*, Bd. I (Antike und Mittelalter), eds. Wolfgang Rosen und Lars Wirtler (Köln: J. P. Bachem Verlag, 1999), p. 1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uwider sein zu wollen?）[146]因為就布氏的邏輯而言，同意科隆加入「萊茵城市同盟」，無異於允許「富豪兄弟會」有更多獨立於大主教之外的自主空間。而這不正是讓「富豪兄弟會」更如虎添翼，獲得更多外來的支撐以與大主教對抗？

如果我們跳脫布氏的觀點，比較全面地從各區市民集合體（die Gemeinde）的角度來看十三世紀中葉科隆市民力量的發展，則可以對「萊茵城市同盟」產生的影響，做出截然不同的詮釋：正因為孔拉德大主教希望利用科隆加入「萊茵城市同盟」的機會，讓「市政委員會」可以名正言順趁機崛起，藉此可以瓦解「富豪兄弟會」長期壟斷科隆市政資源的局面，所以「富豪兄弟會」對科隆加入「萊茵城市同盟」一事，其實興趣缺缺。[147]誠如 Ernst Voltmer 指出，在相當程度上，「萊茵城市同盟」對城市將自己建構為可與傳統統治勢力相抗衡的新興政治力量，並讓這股新興的政治力量在此過程中獲得正式認可，提供非常重要的助力。[148]從其他史料來看，科隆加入「萊茵城市同盟」後，雖然相當被看重，但參與運作的態度其實並不積極，因為「富豪兄弟會」一直是以虛應故事的心態來面對。[149]

當然，時隔一個半世紀，我們不該從今天嚴密細緻許多的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布氏在 1840 年代的年輕之作究竟有多少疏漏不足，[150]畢竟這

14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96, footnote 3.

147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164.

148 Ernst Voltmer, “Der Rheinische Städtebund (1254-1256). Eine neue Forschungsaufgabe?” in *Der Rheinische Städtebund 1254/56*. Katalog zur Landesausstellung in Worms (24. Mai bis 27. Juli 1986), ed. Johannes Mötsch/ Franz-Josef Heyen (Koblenz: Landesarchivverwaltung Rheinland-Pfalz, 1986), pp. 117-143, at p. 139.

149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166.

150 從研究史角度來看，布氏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所做的嘗試雖然沒有成為研究科隆社會史與法制史的基石，然而，以當時研究的視野來說，卻相當具有開創意義。誠如 Manfred Groten 在其學術專著《十三世紀的科隆：社會變遷與市政自治執行體的發展》所言，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牽涉到中古文獻解讀的高難度工作。對史學史研究來說，有學術意義的問題應是去探討：何以布氏會如此強調「具有」兄弟會性質的「富豪兄弟會」，但卻略而不談「不具有」兄弟會性質的「市政委員會」？

布氏對「富豪兄弟會」如此感興趣，應與他想反駁法律史學者 Wilhelm Eduard Wilda（1800-1856）對「兄弟會／自治同盟／行會」（Brüderschaft, Gilde, Zunft）等社群結盟問題的詮釋有關。[151]Wilda 在他 1831 年得獎的名著《中世紀自治盟社組織》（*Das Gildenwesen im Mittelalter*）一書裡，定義「自治盟社」是一種自由的結盟，其原初的精神始於基督信仰裡成員如弟兄般的互相扶持，而與早期日耳曼文化無關。[152]在《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裡，布氏卻強調，「自治盟社」（Gilde）是「日耳曼結盟精神」具體的表現。他認為，「自治盟社」是日耳曼人在還沒有國家時，人民為了保護自身安全，所以藉由平權式的團結所組成的社群組織。[153]透過對「自治盟社」的詮釋，布氏清楚表達了他個人的「德意志城市觀」：

> 在我們國族的心靈最深處，始終難以遏抑地湧現著追尋彼此互相凝聚、連結的渴望，所以，「自治盟社」究竟起源於何時，實在難以追溯。「自治盟社」並非因為有了國家（Staat）的存在，受其鼓舞

中古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真正具有承先啟後意義的學術研究，直至十九世紀末才具有基本雛形，而且大多集中在十二世紀的研究上。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 IX.

151 近代歐洲學術研究對「兄弟會／自治同盟／行會」這個問題開始產生興趣，肇因於十八世紀下半葉 Jean Jacques Rousseu 在〈社會契約論〉（"Contract social"）所探討的「社會共同意志」問題（volonté générale），以及 Adam Smith 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論點，認為「行會」阻礙市場競爭，不利全民福祉的追求。參見 Christoph Anz, *Gilden im mittelalterlichen Skandinav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8), p. 20.

152 Wilhelm Eduard Wilda, *Das Gildenwesen im Mittelalter*. Eine von der königlich dän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Kopenhagen gekrönte Preisschrift (Halle: Verlag der Rengerschen Buchhandlung, 1831), pp. 28-29. 有關當時德意志學界對本書的評論與反應，參見 Christoph Anz, *Gilden im mittelalterlichen Skandinavien*, pp. 21-22.

15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才形成；「自治盟社」反而常視國家為可有可無、或必要之惡，有時甚至與國家為敵。德意志的城市便是「自治盟社」以千變萬化之姿開展出來的結果。[154]

換言之，布氏之所以對「兄弟會／自治同盟／行會」產生興趣，其實是為了闡釋他心目中「德意志城市」的特色。因此，當他進一步闡釋「自治盟社」的價值意義時，便不禁流露出對「自律」精神的高度期許：

> 自治盟社是城市自由民共同組成的團體，是有權利義務關係規範的同志會社組織（Rechtsgenossenschaft），他們共同維護城市的公共安全與法律秩序。他們從不包庇違法亂紀的惡棍，因為自治盟社要求大家維護共同的「榮譽」（Ehre），不會姑息養奸。[155]

這些城市的「自治盟社」不僅是道德倫理上自我約束的團體，也是宗教信仰上互相扶助的組織。在固定的節日裡，「自治盟社」成員及家人都會一起做禮拜，他們也會選擇特定的聖徒作他們信仰上的主保聖徒（patron saint）。遇到會員身故，「自治盟社」會出面處理其後事。「自治盟社」擁有可以獨立運用的基金，也有自組的法庭來仲裁會員間的紛爭。[156]

然而，透過歷史研究，布氏也清楚看到，如果切實檢驗科隆「富豪兄弟會」對科隆市政的壟斷，他們其實離理想的「自治盟社」很遠，反而是名符其實的「小集團權力壟斷」。而中古史所謂的「城市自由」，說穿了，只是這一小撮富豪權貴才能享有的自由：

> 當時科隆的掌權者，與現今我們不時熱衷談論的中古「城市自由」（städtische Freiheit）與市民參政（Volksvertretung），相差豈止有千里之遠！這是一種財閥政治（Plutokratie），當他們忘記原初的理想時，便將自己高舉為貴族政治（Aristokratie）。[157]

---

15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4.

155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p. 174-175.

156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75.

157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180. 有關「城市自由」與中古城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此，布氏明顯表達出他個人對伏爾泰以降，針對中古「城市自由」這個議題所形成之詮釋傳統具體的反思。[158]透過這個反思，布氏想深入闡述他在書寫城市文化史時真正的思考關懷——有道德修為的知識菁英如何幫助城市建構全城和平共處的認知基礎。

雖然布氏在孔拉德一書裡指出，不管是大主教還是富豪兄弟會，他們對科隆城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為科隆長期發展著想，而只是出於短期私利的謀算；然而，科隆幸好沒有完全葬送在這些只知營私逐權的個人或社群手裡。在孔拉德一書裡，布氏對大亞伯生動詳盡的刻劃，正顯示出，在大主教孔拉德之外，布氏想積極形塑一位真正可以作為反比對照的歷史文化楷模。在這樣的考量下，布氏不僅將大亞伯描寫為一位深蘊修為的大學者與宗教家，是中古科隆在文化教養上最好的典範；就中古科隆城市史而言，大亞伯的貢獻更在於，他在 1252 年與 1258 年兩度擔任「仲裁人」，負責調停科隆市民與大主教孔拉德之間的權力爭鬥。[159]「仲裁」在中古城市史上的意義是，視對抗的雙方為近乎平起平坐的主體，也要求雙方以近乎對等的身分共同接受仲裁的結果。雖然在 1258 年的〈大仲裁文〉裡，大主教被認定為是科隆城司法與行政的最高首長（“summus iudex et domninus civitatis”）；但相對地，大主教也被要求必須依照科隆市民各自所屬之社群與階層，保障其所擁有的權利與義務。換言之，〈大仲裁文〉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被仲裁的雙方均應發揮城市共同體意識和平共處，雙方都應具體表現出對科隆城高度的責任

市民自治形成的過程，參見 Knut Schulz, *“Denn sie lieben Freiheit so sehr…”. Kommunale Aufstände und die Entstehung des europäischen Bürgertums im Hochmittelalt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nd edition 1995), pp. 1-19.

158 根據 Manfred Groten 的研究，十二世紀在科隆擁有市民權身分的人，通常會以「自由民」（liber）來界定自己的社會身分，但是到了十三世紀，「俗人市政陪審官」所屬的家族開始喜歡將自己說成是「貴族」（nobilis）。參見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79-87.

159 有關大亞伯作為德高望重的仲裁人之現代學術研究，參見 Dieter Strauch, *Der Groß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pp. 17-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160]

Dieter Strauch 指出，〈大仲裁文〉在中古市政自治史研究上之所以能受到高度重視，布克哈特將其定義為「德意志中古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獻之一」（eins der wichtigsten politischen Denkmäler des deutschen Mittelalters），貢獻不小。[161]但這個意義究竟要從哪個方面來理解？布氏著眼於大亞伯在仲裁時，能兼顧學者的獨立判斷與宗教家對世事的洞悉通達，所以能針對當時僵持難解的政治局面，提出以創造科隆全體市民福祉為最高處理原則的思考。[162]但在另一方面，布氏也敏銳地指出，1259年，大亞伯清楚意識到，孔拉德大主教其實只想利用〈大仲裁文〉來延續他對「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的政治鬥爭，而非真心想讓科隆有比較平和的政治環境。[163]而他對「富豪兄弟會」以外的科隆市民之籠絡，也是基於個人想在萊茵河流域擴張世俗統治權，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排擠

160 Hugo Stehkämper, "*pro bono pacis* — Albertus Magnus als Friedensmittler und Schiedrichter," *Archiv für Diplomatik, Schriftgeschichte, Siegel-und Wappenkunde* 23 (1977), pp. 297-382; 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21-123, 186-193. 透過現代學術研究對〈大仲裁文〉更細緻深入的解析，我們在布氏的《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出版後一個半世紀才瞭解到，由於〈大仲裁文〉對大主教作為科隆最高首長地位的正面肯定，結果造成在法理上「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的地位受到壓制。1258 年底，科隆的「市政委員會」終於在史料文獻記載上開始被視為正式的市府執政單位（Stadtregiment）。這個重大的改變是〈大仲裁文〉對科隆市政運作體制在實質發展上，產生的最深遠影響。參見Manfred Groten,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pp. 192-193.

161 Dieter Strauch, *Der Groß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p. 19;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217, footnote 7.

162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219. 布氏的詮釋觀點亦為 Dieter Strauch 所接受，參見 Dieter Strauch, *Der Groß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p. 18. Strauch 在本書頁 19-20 也指出，當時有資格擔任仲裁人的都是神職人員。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大亞伯面對當時科隆的權力結構，是採取不偏袒任何一方利益的中立角色。

163 布氏形容孔拉德對此的心機為「預謀好的詭計」（ein vorbereitendes Gaukelspiel），參見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p. 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富豪兄弟會」。也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孔拉德根本無視於〈大仲裁文〉所要求的「和平共處」，仍不擇手段地對付「富豪兄弟會」。

六、結語

綜觀《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全書，可以看出，求學時代的布氏已經開始嘗試建構有別於德意志歷史主義的「瑞士史觀」。由於不希望國家擁有太多權力來干預地方自主，所以「王朝過渡期」成為布氏心中最有利於德意志中古城市文化發展的歷史環境。面對政教之爭的混亂，以及少數強人想要獨攬政治霸權的野心，布氏主張，以城市自主為平權參與基礎的「城市同盟」，是沒有國家的德意志最理想的政治團結模式。這也是他認為，瑞士可以與德意志互相連結、彼此協助的途徑。

在孔拉德一書裡，布氏筆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Individuum）是大亞伯，而非書中主角人物大主教孔拉德。[164]大亞伯在孔拉德一書中，不僅被評價為中古科隆城不可或缺的道德文化典範，他在科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直無私、充滿人文關懷、具有文藝復興「全才」特質的知識菁英——也成為布氏後來書寫城市文化史時，最

164 布氏筆下的孔拉德並不是真正具有個人特質、可以賦予獨特歷史意義的「個人」（Individuum）；反之，他毋寧代表一種中古德意志史上經常出現的人物「類型」（Typus）。這種人用盡心機，只想在「皇帝」與「教宗」這兩個最高權位外，尋找其他的切入點，來滿足個人在幕後操控、獨攬德意志霸權的野心。出於這樣的歷史觀視，布氏在第一章花費不少筆墨，詳述孔拉德之前科隆大主教類似的行徑。例如，阿諾二世（Anno II., archbischop 1056-1075）挾持年幼的亨利四世，以便自己可以擔任「帝國攝政」來掌控德意志；阿多夫一世（Adolf I von Altena, archbishop 1193-1205）在德王亨利六世過世後，違抗亨利六世原先的繼位人選安排，想要另選新王，以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細讀全書最末尾，布氏只用草草幾筆交代孔拉德過世，對其一生功過成敗亦完全不置一詞，就可以看出，孔拉德其實只是布氏作為映照德意志史上一些喜歡壟斷政治權力的人物案例之一，但這個人物本身的意義並非他寫作真正關心的主題。有關布氏史學對人物類型的看法，參見 Jürgen Groβe, *Typus und Geschichte. Eine Jacob-Burckhardt-Interpretation* (Köln: Böhlau Verlag, 1997), pp. 347-3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著重闡述的面向。綜觀布氏一生的著述，中古科隆的神學家大亞伯、文藝復興佛羅倫斯的人文學者兼建築師阿爾貝堤（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以及反宗教改革時期安特衛普的畫家魯本斯——這些人都是與城市優質精神文化創造息息相關的文化巨匠。他們幫助自己所在城市的市民，在亂世之中還能瞭解到文化創造的永恆價值與追求和平的重要意義。正是在這個部分，布氏以其獨具的人文思考關懷，對歐洲城市文化史書寫產生不可抹滅的深遠影響。

透過以上的闡述，我們可以瞭解，何以布氏會選擇略而不談中古科隆「市政委員會」逐步成形的歷史。因為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跳脫了伏爾泰以降，對中古城市史研究比較單線式地探討市民如何爭取政治與經濟「自由」的詮釋觀點。反之，布氏轉向去探問，城市追求各階層、各社群和平共處的「人文思考」如何建立？在這個意義上，布氏其實也超越了他原本對「文化史」的認知，以為「文化史」就是十八世紀末社會文化史研究所謂廣義的「歷史背景」。透過《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的寫作，布氏開始嘗試將文化史研究與人文思考關懷結合在一起，並以此論述特質開展出他對歐洲文化史書寫深具里程碑意義的啟發。

*感謝 98 年度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NSC 98-2628-H-002-004）對本研究的補助與支持。

（責任編輯：蘇聖雄　校對：吳鴻毅　曾沅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Burckhardt, Jacob. *Carl Martell* (1840). 收錄於 JBW 8 (*Kleine Schriften*, Bd. II. Historische Schriften), pp. 1-96. 本文簡稱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Karl Martell).

Burckhardt, Jacob. *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1238-1261*. Bonn: Verlag T. Habicht, 1843. 亦收入 JBW 8 (*Kleine Schriften*, Bd. II. Historische Schriften), pp. 119-236, 本文簡稱此版本為：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Erzbischof Konrad).

Burckhardt, Jacob. *Kunstwerke der belgischen Städte*. Düsseldorf: Buddeus, 1842.

Burckhardt, Jacob.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1st edition, 1860; 2nd edition, 1869. 中譯本：雅各・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譯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第 24 冊。本文簡稱《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Burckhardt, Jacob. *Jacob Burckhardt — Gesamtausgabe*, vol. I (Jacob Burckhardt Frühe Schriften), edited by Hans Trog, Emil Dürr. Berlin und Leipzig: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本文簡稱 GA 1.

Burckhardt, Jacob. *Jacob Burckhardt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in 29 Bände. 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0-. 本文簡稱 JBW，引用冊次如下：

JBW 8 (*Kleine Schriften*, Bd. II. Historische Schriften). 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4.

JBW 11 (*Erinnerungen aus Rubens*). 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6.

JBW 19 (*Griechische Culturgeschichte*, Bd. I). 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2.

JBW 20 (*Griechische Culturgeschichte*, Bd. II). 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5.

JBW 21 (*Griechische Culturgeschichte*, Bd. III). Basel/ München: Schwabe Verlag & Verlag C. H. Beck, 2002.

Burckhard*t, Jacob. Jacob Burckhardt Briefe*, 10 vols., with Gesamtregister. Ed. Max Burckhardt. Basel / Stuttgart: Schwabe Verlag, 1949-1986. 本文簡稱 *Briefe*.

Cardanus, Hermann. *K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öf von Köln 1238-61*. Köln: Bachem, 1880.

Fichte, Johann Gottlieb.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8.

Heisterbach, Cäsarius von. *Caesarii Heisterbacensis monachi Ordinis Cisterciensis Dialogus miraculorum*, edited by Joseph Strange. Köln, Bonn: Sumptibus J.M. Heberle, H. Lempertz & Comp, 18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üllman, Karl Dietrich. *Stae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 4 vols. Bonn: Markus, 1826-1829.

Kugler, Franz. “Ueber den Kölner Dom.” *Kunstblatt* 1842, Nr. 89, 8 Nov., 1842.

Mersburg, Thietmar von. *Chronik*. Neu übertragen und erläutert von Werner Trillmich.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2.

Ranke, Leopold von.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Leipzig und Berlin: Reimer, 1824.

Rosen, Wolfgang, und Lars Wirtler, eds.,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Köln*, Bd. I (Antike und Mittelalter). Köln: J. P. Bachem Verlag, 1999.

Staatsarchiv des Kantons Basel-Stadt. Jacob Burckhardt-Archiv: Nachlass, 1798-1935（編號：Staatsarchiv-Basel-Stadt, PA207）.

Sybel, Heinrich von. “Erzbischof Conrad von Hochstaden und die Bürgerschaft von Köln,” *Nieder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Kunst und Poesie*, 1843, pp. 121-159.

Voltaire. *Œuvre completes de Voltaire*, tome 11, *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Stoutgart: L’Expédition de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 1830.

Weber, Max “Die Stadt.”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7, 1921, pp. 621-772. Rept. in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Studienausgabe, edited by Johannes Winkelmann. 5th edition. Tübingen: Mohr, 1980, pp. 727-814.

Wilda, Wilhelm Eduard. *Das Gildenwesen im Mittelalter*. Eine von der königlich dän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Kopenhagen gekrönte Preisschrift. Halle: Verlag der Rengerschen Buchhandlung, 1831.

二、近人論著

Abulafia, David. “The Italian other: Greeks, Muslims, and Jews.” In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edited by David Abulaf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5-236.

Anz, Christoph. *Gilden im mittelalterlichen Skandinav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8.

Bauer, Stefan. *Polisbild und Demokratieverständnis in Jacob Burckhardts 《Griechischer Kulturgeschichte》*. Basel: Schwabe & Co. Verlag, 2001.

Bouwsma, William J. *John Calvin: A Sixteenth Century Portra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Bowersock, Glen W. “Burckhardt on Late Antiquity. From the *Constantin* to the *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In *Begegnung mit Jacob Burckhardt*. Vorträge in Basel und Princeton zum hundertersten Todestag, edited by Andreas Cesana and Lionel Gossman. Basel: Schwabe AG, 2004, pp. 215-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ruhns, Hinnerk und Wilfried Nippel, eds., *Max Weber und die Stadt im Kulturvergleich*.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0.

Burke, Peter.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Burke, Peter.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In *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dited by Wolfgang J. Mommensen. Stuttgart: Ernst Klett-Verlag, 1988, pp. 189-200.

Christ, Karl. "Jacob Burckhardts Weg zur 'Griechischen Kulturgeschichte'."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49:1, 2000, pp. 101-125.

Coleman, Edward. "Cities and communes." In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edited by David Abulaf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7-57.

Dilcher, Gerhard. "Max Webers Stadt und die historische Stadtforschung der Mediävistik."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7, 1998, pp. 91-125.

Dilcher, Gerhard. "Historiographische Traditionen, Sachprobleme und Fragstellungen der Erforsc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In *Stadt und Recht im Mittelalter*, edited by Pierre Monnet , Otto Gerhard Oexl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pp. 73-95.

Ganz, Peter.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In *Begegnung mit Jacob Burckhardt*, edited by Andreas Cesana and Lionel Gossman. Vorträge in Basel und Princeton zum hundertersten Todestag. Basel: Schwabe AG, 2004, pp. 229-252.

Gilbert, Felix. "Jacob Burckhardt's Student Years: The Road to Cul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2, 1986, pp. 249-274.

Gossman, Lionel. *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 A Study in Unseasonable Idea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Groβe, Jürgen. *Typus und Geschichte. Eine Jacob-Burckhardt-Interpretation*. Köln: Böhlau Verlag, 1997.

Groten, Manfred. "Die Kölner Richerzeche im 12. Jahrhundert, mit einer Bürgermeisterliste." *Rheinischer Vierteljahrsblätter* 48, 1984, pp. 34-85.

Groten, Manfred. "Konrad von Hochstaden und die Wahl Richards von Cornwall." In *Köln—Stadt und Bistum in Kirche und Reich des Mittelalters.* Festschrift für Odilo Engels zum 65. Edited by Hanna Vollrath und Stefan Weinfurter. Geburtstag. Köln: Böhlau Verlag, 1993, pp. 483-510.

Groten, Manfred. *Köln im 13.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2nd edition. Köln: Böhlau Verlag, 1998.

Herbers, Klaus & Helmut Neuhaus. *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Schauplätze einer tausenjährigen Geschichte*. Köln: Bölau Verlag, 1st edition, 2005; 2nd edition, 2006.

Hinde, John R.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of. Ulrich Im et al., eds., *Geschichte der Schweiz und der Schweizer*. 4th edition. Basel: Schwabe Verlag, 2006.

Kaegi, Werner.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Basel: Benno Schwabe & Co. Verlag, 1950.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9 Bde.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3.

Meier. Christian, ed., *Die Okzidentale Stadt nach Max Weber. Zum Problem der Zugehörigkeit in Antike und Mittelal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Beihefte 17. München: Oldenboug, 1994.

Molho, Anthony, Kurt Raaflaub, and Julia Emlen, eds., *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Müller, Philipp. *Erkenntnis und Erzählung. Ästhetische Geschichtsdeutung in der Historiographie von Ranke, Burckhardt und Taine*. Köln, Weimar, Wien: Böhlau, 2008.

Neumann, Carl. "Der junge Jacob Burckhard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34, 1926, pp. 494-533.

Neumann, Carl. "Der unbekannte Jacob Burckhardt.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9:2, 1931, pp. 201-239.

Nipperdey, Thomas. "Der Kölner Dom als Nationaldenkmal."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3, 1981, pp. 595-613.

Nolte, Paul. "Bürgerideal, Gemeinde und Republik: 'Klassische Republikanismus' im frühen deutschen Liberalismu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4, 1992, pp. 609-656.

Palti, Elías. "The 'Metaphor of Life': Herd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Uneven Development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Natural Sciences." *History and Theory* 38:3, 1999, pp. 322-347.

Pirenne, Henri. *Mohammend and Charlemagne*. New York: W.W. Norton, 1939.

Pirenne, Henri.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1925; 3rd edition 1974.

Pröβler, Robert. *Das Erzstift Köln in der Zeit des Erzbischofs Konrad von Hochstaden: organisatorische und wirtschhaftliche Grundlagen in den Jahren 1238-1261*. Köln: Janus Verlagsgesellscahft, 1997.

Raedts, Pete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in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5:1, 2002, pp. 1-20.

Ruehl, Martin A. "'In this time without emperors': The Politics of Ernst Kantorowicz's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3, 2000, pp. 187-242.

Schama, Simon. *Landscape and Mem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Schulin, Ernst.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3, 1966, pp. 581-609.

Schulz, Knut. *"Denn sie lieben Freiheit so sehr…". Kommunale Aufstände und die Entstehung des europäischen Bürgertums im Hochmittelalter.* 2nd editio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adelmann, Rudolf. “Jacob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42, 1930, pp. 457-515.

Stehkämper, Hugo. “*pro bono pacis*—Albertus Magnus als Friedensmittler und Schiedrichter.” *Archiv für Diplomatik, Schriftgeschichte, Siegel-und Wappenkunde* 23, 1977, pp. 297-382.

Stehkämper, Hugo.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Größe Alberts des Groβen. Ein Versuch.” *Historisches Jahrbuch der Görres-Gesellschaft* 102, 1982, pp. 72-93.

Strauch, Dieter. *Der Groβe Schied von 1258—Erzbischof und Bürger im Kampf um die Kölner Stadtverfassung*. Köln: Böhlau Verlag, 2008.

Takayama, Hiroshi. “Law and monarchy in the south.” In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edited by David Abulaf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8-81.

Voltmer, Ernst. “Der Rheinische Städtebund (1254-1256). Eine neue Forschungsaufgabe?” In *Der Rheinische Städtebund 1254/56*. Katalog zur Landesausstellung in Worms (24. Mai bis 27. Juli 1986), edited by Johannes Mötsch/ Franz-Josef Heyen. Koblenz: Landesarchivverwaltung Rheinland-Pfalz, 1986, pp. 117-143.

Weber, Max.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β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Studienausgabe. Edited by Johannes Winkelmann, 5th edition. Tübingen: Mohr, 1980.

周惠民，《德國史：中歐強權的起伏》。臺北：三民書局，2003。

花亦芬，〈圖像史料與圖像語言——從「東方三王朝拜聖嬰」談基督教圖像語意在中古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轉化〉。《故宮文物月刊》290 期，2007 年 5 月，臺北，頁 42-57。

花亦芬，〈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臺大歷史學報》45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55-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Studies of the Medieval Urban History — *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as a Case Study

Hua, Yih-fen*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why Burckhardt turned from the political notion of Ranke's Prussian School of Historicism to his Swiss perspective, and how Burckhardt broke through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history as study of the encompassing "background" of history by opening his own way of dealing with cultural history with more emphasis on humanistic reflections.

In 1843,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published his historical monograph *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1238-1261*, in which he examin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logne archbishop Konrad of Hochstaden and the ruling patrician burghers—the so-called "die Richerzeche" —of the city. By revealing the fact that the archbishop Konrad's incontinent desire to manipulate German politics in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was engendered, on the one hand, by the exacerbating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Holy Roman emperor and the Pope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the long-term absence of Frederick II from Germany, Burckhardt argued that the lack of the actual sovereignty in Germany at that time gave the city of Cologn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create its own cultural golden age with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Burckhardt's notion of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against the political strife between emperors and Popes is strengthened by his highlighting of the impartial role Albertus Magnus (c. 1208-1280) played in mediating the power struggl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yfhua@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etween archbishop Konrad and burghers in the city of Cologne. Thus, he opened the way to establish the basic discourse pattern of his later cultural-historical writing to discuss the very significance of autonomy of culture in the politically troubled time.

Keywords: Jacob Burckhardt, medieval urban history, Cologne (Köln), Konrad von Hochstaden, Rheinischer Städtebu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